

東陸大學叢書之二

讀

莊

子

改造
特別號

讀莊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趙思治

王猷鈺

趙希獻

張連楸

彭元棟

李佛人

吳楊澤

讀莊子

(一)

趙思治

第一 緒論

莊子是先秦的哲人，莊子一書，是古代的奇書。他在學術思想界的位置很高，故在人類社會上的影響亦大。古人研究他的姑不論，即近來一般整理國故者，對於莊子的作品，屢見疊出，其有研究的價值，固不待言。余不自揣，將莊子學說，參以各家注釋，略加己見，彙成此篇，聊作讀書劄記，並以質諸閱者。

第二 莊子的考定

莊子的傳略和莊子的真偽，已經許多人討論過，不待我贅述。（參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二百五十四頁）惟其書中所言，多屬理想人

物，與事實不符；且體例駁雜，忽而談天，忽而談地，忽而講眞神，忽而言怪物。浪漫詼諧，變化百出，瀏覽一過，令人莫名其妙，但他自己曾說：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手。

（寓言篇）

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天下篇）

我們細讀莊子，雖變化無窮，大體不出這三種之外。至其內容，世傳莊子本，多分爲內篇外篇雜篇。唐釋德清作註，只取內七篇，其實內篇中，莊子的根本思想雖具，而外篇雜篇亦多所發明，研究時亦不可忽略過去。

第三 莊子的環境

河南商邱縣，承商之後，爲文化之中心，流風遺韻，深入人心，故其民富於豪爽之特性。莊子生長其間，多受歷史的感化。

(2) 地理方面：宋界於黃河與長江之中。土地富饒，風景幽美，其人民多有餘裕做精神上的生活，莊子受此恩賜，傾於理想，富於感情，流動多致，變化而不固定，故其文以氣勝，而有俊爽豪雋之活趣。

此外他的家庭狀況，……我們也無從考証了。

第四 莊子的時代狀況

(1) 政治方面。莊子生於戰國時，約當西曆前三三四至二七五年之間，彼時不但是政客跋扈，並且是軍閥橫行，他們外則爭地盤

，奪權利；內則重賦歛，恣淫慾，使『丁壯苦軍旅，老弱疲轉餉』，正孟子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加以連年苦戰的影響，『使民失農時，不得耕耨』，因此『民有饑色，野有餓殍』，『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這種政治軍事的煩擾，鬧得百姓們死亡喪亂，流離失所，其苦痛爲何如！（據梁任公先秦政治思想史一〇四頁所載，孟子約在西曆前三七二至二八九之間，正和莊子同時，故孟子之言，已可代表其時代背景）。

（2）社會方面：當時交通漸啟，工商日盛，凡知識階級和資本階級，均集中於都市，加以封建制度漸就銷滅，而政治舞台之人互更，升官發財的思想，已成一般人的新趨向。如咸陽臨淄邯鄲大梁……又爲政治商業文化……之中心，因此都市人口逐漸增加，富貴的益

富貴，貧賤的益貧賤，而成一最懸殊的階級。

上述兩層。不過略舉其要，實際不只於此。那種社會背景，今日讀其書，猶可想見。何況莊子生當其時，所受的刺激，更不可言狀。莊子一書，可說是那個時代的反響。

第五 莊子的時代思潮

我們知道一種學說的發生，不呈突如其來的，必有其所以發生的原因，漸漸孕育到相當時期，纔能產生偉大的哲學。上述的時代背景，不獨莊子受影響，先乎莊子或與其同時的思想家，無不受其影響，所謂百家爭鳴，而成先秦學術之黃金時代，今略舉其足代表時代思潮數派以爲證。

(1) 北方思潮；發源於周魯，以孔子爲主要人物，其學說主張

仁義禮孝修齊治不……蓋以社會由人類同情心所結合，而同情以各人本身最近之環境爲本位，順次以推於遠，……孟荀爲其強有力之分子。

(2) 中部思潮；可分爲兩派：

(A) 發源於宋的：以墨翟爲主要人物，其學說主張『兼愛』『節喪』『非攻』『義外』『非命』……意欲人類各撤去自身的立腳點，同歸依於一超越的最高主宰，——天——纔是安身立命之所，惠施之流，即其健將。

(B) 發源於齊的：以管子子產之流，爲此派之領袖，其學說多偏於政治方面，深信政府萬能，主張嚴格干涉，而不承認人類箇性之自由，慎到韓非……爲其代表。

與北方和中部思潮對峙的，則爲南方思潮，發源於楚，以老子爲代表，即莊子的宗派，俟下節再述。此外各家的學說，殆不可縷舉，莊子於受時代影響之外，各種思潮，更給他莫大的助力，以成其偉大之學說，莊子書中，屢見不鮮，尤以天下篇爲其對於各家的總批評。

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

這是批評墨家的。

堅則毀矣，銳則拙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這是批評道家的，餘以此類推。

第六 莊子的學派

上列各家，其出發點各不同，而門徑亦大異，紛紛錯雜，莫衷一是。然莊子自有其尊嚴的主義，任彼奔騰澎湃，不受其同化的影響，反爲我放矢的標的，而主要的思想，則在擴張道家的領土，發揚道家的精義。我們知道道家是以自然力爲萬能的，若一涉及人工，便損自然之撲，故其思想建設於大道之上，一方面將人類缺點，無容赦的盡情揭破，使人得反省以別求新生命；一方面拋却卑下的物質文化，去追尋高尙的精神文化。換言之：即離開外生活，以完成內生活。這種學派，創造於老子，繼承於莊子，宛如儒家之孟子然。以淺近之話譬之，老子乃播植者，莊子乃培壅者，無老子則莊子無所淵源，無莊子則老子無由光大，吾人欲研究道家的學說，不能不先明白道家的後勁。

● 莊子

（按莊子書中引孔顏之語甚多，於孔多所指摘，於顏曾無疑意，是蓋道同志合者，故或者以莊子爲儒派。）

第七 莊子的個性

莊子的社會遺傳，父母遺傳……雖無由而知，但他個人經驗，個人性情，……可於其書中尋出。如天下篇說：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甚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謹是非，以與世俗處。……

莊子是個神經很銳敏的天才家，又是個放懷任興的浪漫家，——達觀——他感覺人類現世的痛苦，如臨懸岩之間，如沉浩海之中，煩惱枯燥，達於極點，故極力主張精神上的安慰，破除物質的生活，對於自己則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他又是極烈熱豪氣的文人，眼看昏沉沉的地獄，黑壓壓的肉山，激動他纏綿悱惻的情感，不由地大聲疾呼的奔迸出來，也同耶蘇釋迦的經典，成一部救濟人類的福音，所以謂『而不傲倪於萬物』。

其書雖環瑋，而連牀無傷也；其詞雖參差，而詼詭可觀。

尤可注意的，他有一種奇癖，當時各家學說中，除他所最崇拜的老子外，其餘大概不滿意，不但不滿意，並且加以猛攻擊，不容絲毫寬假。●（其中與各家爭論之點很多，此地不多舉），這種態度，一方面固是純任主觀，多有偏見。●但他的好處，也就是得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不屈不撓，有始有終，創成這偉大的哲學和文學，而為思想界之一大颶風。

以上七條不過是研究莊子的楔子，還未涉及莊子的本體，但這是一個路引，必經過此步驟後，纔可去尋求他的原理，今且開始討論其本文：

第八 莊子的宇宙觀

我國古代之所謂宇宙觀，多半是對於天的觀念。在原始時代的民族，見宇宙間自然現象，種種色色，無奇不有，且災異頻仍，無力與抗，常常感受驚恐，遂發生畏天的觀念。其後逐漸觀查，覺宇宙之恩賜人生，無微不至，疑必有天神爲之主宰，又由畏的心理，變爲敬的心理。故儒家的宇宙觀，逐處都有敬天的象徵。（此例經書中最多，可參看先秦政治思想史），到了老子則大胆地懷疑，他覺得宇宙間，並無天爲之主宰，只有一種自然的大道，在那裏恍兮惚兮，窈

「兮冥兮」，無形無色，無聲無味，這種大道便是宇宙的根源，萬物的靈魂，故極力排斥主宰的天，而主張自然的道。——無天——我們知道這三層，然後纔能知莊子宇宙觀的淵源。（按畏天敬天的思想，北方特甚，老子北兩思想，是知地理之影響，誠不小了。）

莊子的宇宙觀，建設於老子與儒家之間，而自成一派，他觀查宇宙的本體，是變移無常，流轉創化，——即生物演進——換言之，即造物者無主宰於其間，純由各物自造。• 所以說：

物之生也，若騾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秋水篇）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

（寓言篇）

這種自生自化，並無主宰的生物進化觀，即其宇宙觀的特點。蓋謂天地萬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時時刻刻都在那裏變化，所謂「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永遠不會圓滿，永遠不會停止，覺得宇宙一切的事物，都不有積極的價值，一定的標準，將至是非風起，同異相爭，爲這種的救濟，故體會出一種自然的大道，如德充符篇說：

自其異者視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齊物論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

純全把宇宙看爲一種自然的眞宰。

第九 莊子的人生觀

前已說過，莊子把現世看成罪惡的製造所，人生看成苦惱的模型，畢生裏在此地獄中爲名忙，爲利忙，爲人忙，爲己忙，忙來忙去，結果還是個老忙病忙死忙，這樣無條件的人們，不知所爲何來？齊物

論說：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其芒乎？

他對於灰色的人們，很懷疑，很可憐，故說出來，也分外的懇切，分外的痛快，他的人生觀，即由此所得的大解放。齊物論說：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

，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

此處所謂「真君」，是指人生的真主宰，得着真主宰，便是真人，便是大宗師。莊子整個人的個性，即赤裸裸地表現在逍遙遊大宗師兩篇上，甚麼叫做逍遙？乃是解脫一切，廣大自在，即佛家無障礙之意。莊子的理想人生，以超脫血肉的軀殼，泯絕智巧，不以物質爲累，而歸虛無自然之鄉。這種「天地之美，神明之容」，惟有真人，乃能逍遙於其中，而尋無上之快活，他對於真人的解釋是：

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

大宗師

但此真人的造詣，並不是「高矣美矣，宜若登天，似不可及」，只要

人能犧牲他的物質生活，都有做真人的可能。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齊物論）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大宗師）

天人本一體，原無甚麼分別。善於體驗，便得其道，故又說明方法。

至人無已，聖人無功，神人無名。

（逍遙遊）

還恐不明白，又繼續說：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

（逍遙遊）

要達到逍遙的境地，必先有充分的修養，非可一蹴而至。莊子平生的精力，全在這種人生觀內活動。

到了修養完成之後，自然會忘名忘功忘己，涵泳於大道之中，『出世主義』，『達觀主意』，便在此了。故曰：

天地一體也，萬物同一也。

（天下篇）

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天下篇）
這種胸懷，何等的擴大！這種生活，何等的高尚！

第十 莊子的政治論

說到莊子的政治思想，我們便連想到當日政治潮流的腐敗，及同時所產生的罪惡，使各思想家不惜嘔心吐血，或爲消極的破壞，或爲積極的救濟，其咀咒的聲浪，至今猶傳達吾人之耳膜，內中旌旗最鮮

明，反對最劇烈的，應首推道家。如老子：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

忠臣。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莊子更是革命的健兒，對於當時社會秩序，加以極端的破壞。

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擗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民乃朴鄙，摺斗折衡，而民不爭。

（胠篋篇）

他們爲甚麼這樣的排斥政治呢？蓋其政治哲學，建設在宇宙觀上，他們以宇宙爲已混成的，再加人工，便是破壞，所以自然爲絕對的美，絕對的善，未聞於自然之外，還有美善出現。精確言之，即宇宙既爲

現成的，宇宙的自然法，當然亦爲現成的，人類則與萬物等夷，同受治於此種一定因果律之下，相安以生，無爲而化，絕對的自由，一律的平等，用不着那欺詐的政治，更用不着那強迫的法律。因爲這些東西，都是罪惡的產物，留他存在，則國家的組織越多，政府的威權越大，環境的壓迫越深，人生的幸福越減。無論專制也罷，共和也罷，都是把人類放在政治模型中受罪。救濟之法，只有根本推翻。故曰：

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在宥篇）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

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

（駢拇篇）

這是極端的放任主義，他鑒於當時的政府，催眠人民，掠騙人民，束縛人民，凡一般野心家種種黑幕的設施，無非爲癡醉人民，以達其企圖。（如繁法嚴誅征兵歛稅……之類），即儒家講道德，說仁義，以求人民與政府之救濟和調和，也成一種口頭禪，對於實際無補。這些多事的人們，在那兒蠶蛆似的蠕動，正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他那種不平之氣，雷轟電霹地爆烈出來。

聖人生而大盜起，培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

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並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

上述這種『歸返自然』的主義，也運動得很劇烈，我想莊子那種深厚的感情，瀰滿的精力，堅強的意志，活潑的機能，當不亞於法國的盧梭，印度的干底，現在『無政府主義』的『過激派』無非是步他的後塵。（俄國托爾斯泰（Tolstoj）的學說似受道家的影響）。

十一 莊子的是非論

惠施是莊子的知友，他倆的宇宙觀固是不謀而合，可是人生觀與方法論，就却立於反對的地位，所以往來之間，常起劇烈之爭論，莊子書中逐處都表現着。蓋他倆一爲墨家殿後的巨子；一爲道家中興的

健將，『棋逢對手，將遇良材』，給他名學上的幫助，也就不少。彼時又恰值儒者墨者流弊最盛，是非沸騰，難分難解之際，他便加入戰團，聲張旗鼓，他的旗鼓是甚麼？很簡單的『不謹是非』四個大字。

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齊物論）

這是批評儒墨兩家的爭論，純然出於無意識。接着又說：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齊物論）

大抵莊子的意思，以爲吾人生在這宇宙進化無窮遠的長途中，無窮大的整體上，所佔的時間，不過如白駒的過隙；所佔的空間，不過渺滄海的一粟，其細小短迫，真是不可名言。由此說來，一般人所爭的是非，得失，善惡，好醜，貧富，貴賤，真僞，大小，……只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只是暫時的，不是永久的，這種相對的，暫時的，根本就沒有價值了，還有甚麼爭論的餘地？即使你去爭論，究以何者爲標準？既沒有標準，則爭來爭去，將永久無結局之日，豈不是自尋苦惱麼？所以說：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或非也耶？

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豔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齊物論）

這一段對於是非兩字，論得很透澈，很精采，普徧言之，凡屬相對的一切無聊名詞，都可作如是觀。但要怎樣纔不至有爭論呢？他的解決辦法，只有屏去是非爲唯一的工具。其意謂宇宙事物，雖種種色色，千差萬別，推源其理，總歸一相同之點，所謂『萬物齊一』，亦卽老子所說：『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天法道，道法自然』。概括起來，正是『天地萬物，化而爲一』，人能了解此真理，則泰山不

爲大，秋毫_レ不爲小，彭祖_レ不爲壽，殤子_レ不爲夭，新者_レ不爲新，舊者_レ不爲舊，也無所謂成，更無所謂毀。自然照破一切，了無是非，合乎大道，應變無窮。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已，因是已。

(同上)

此處所謂通一之達者，即是他理想中有真知的真人，能有此大覺的真人，夫然後可脫離是非的漩渦，而還人生之本來面目。

十二 莊子的死生論

死生這個問題，不知經過了許多哲人教主的研究，可是各家的解答不同，厭世派的主張：以爲人生是毫無趣味的，畢生裏忙忙碌碌，不過如行尸走肉一樣，不能求得快樂倒是受苦痛，這一派是咀咒人生的。實現派的主張：以爲人生是極有趣味的，在此生存的期間，應及時享受生的幸福，一到了死，便無知無覺，是最苦不過的，所以極力讚美人生。超脫派的主張：以爲死生都是人類最煩惱最肉麻的現象，但是又不能不生，不能不死，故一方面咀咒生死；一方面超脫生死。這三派的人物，古今中外，不可勝數。莊子的主張，又怎樣呢？他

看到死生是煩惱的製造所，要脫離煩惱，必先泯滅死生，死生又怎樣泯滅呢？他說：凡人有形體的我，有精神的我，形體的我，雖不能免除死生的階段，但精神的我，則與天地並生，萬物同一，永遠不會消滅。我的天眞既常常這樣安泰，則形體的我，不過是一種附屬品，有他也可，無他也可，生着也可，死去也可，原來是一樣的，並沒有甚麼區別。——死生同一——世人不明此理，有的貪生惡死，有的樂死厭生，這都是違反自然，很無道理的舉動。所以說：

余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余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

（齊物論）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

（大宗師）

這是『外死生』的主義，他以為死就是生，生就是死，故說『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質言之：人在生的時候，就是在死的時候。●所以你要有生，便免不了死，若要沒有死，就得要先沒有生，現在既然生了，將來當然是要死的。●這種自然的使命，無論爲貴爲賤，爲聖爲愚，都免不了要尋着這條路走。●可笑那墨家的『薄己』『短喪』，儒家的『樂生』『厚葬』，……以及古今來的賢哲，不知世間如大夢，死生如朝夕，憂樂如夢事，反在那兒夢中談夢話，真是大惑不解！他並引出個脫離軀殼，忘却死生的真人做榜樣。●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揖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大宗師）

讚美老子之死曰：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養生主）

達觀思想，超出人外。

十三 莊子的養生論

莊子對於養生的說法，與一般人的主張不同。我們知道人類在此生命潮流中，本此生生之理，應求養之之法，所以一般思想家，發明家，創造家，……不惜嘔心吐血，殫精竭智的活動，無非爲適合人類生活，滿足人類需要。簡言之：就是養生。莊子的養生論，則異於是，我們就他的養生主一篇，也可以看得出來。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

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這幾句話，就表面看起來，似乎不關甚麼痛癢，其實他對於養生的主眼，完全包含在裏頭，很可玩味的，是『緣督以爲經』五個字。王夫之云：『身後之中脈曰督，緣督者，以清微纖妙之氣，循虛而行，自順以適得其中』。蓋莊子之論養生，以他的人生觀爲出發點，他既外形骸，當然對於物質的慾望，不是意中事。只在「順事而不滯於物，冥情而不攖其天」，故說庖丁解牛的秘訣，『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能懂此秘訣，不但是『一朝解十二牛』，『十九手而刀及若新發於硎』，『以神遇而不以目遇』，就是用以應付一切，遇易的自能『游與其間，恢恢乎有餘』，遇難的，則緩緩斟酌於其間，亦無不能解，又

何必勞形役心，求軀殼的安適做甚麼？故繼續起說：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總括本節的意思：普通的養生論，是滿足慾望的，物質的，生理的，主外的，……莊子的養生論，是節制慾望的，精神的，心理的，主內的，……大有涇庭之分了。

（按宋明學者，主張夫人欲在天理，……與莊子養生論頗相近。）

十四 莊子的處世論

莊子的處世方法，散見於人間世和應帝王等篇，他看人情兇兇，世態萬變，詭詐陰險，放辟邪恥，無所不具，天天在鬧肉體的恐慌，——衣食的恐慌——精神的恐慌，——知識的恐慌——演了多少慘劇，開了多少戰場，把小小的地球都鬧得個不安寧。——這階級式的人們，血肉一層，知識一層，勢力一層，……造成絕對的高塔，築成無邊的堅城，

呵！是何等的陰霾可畏！——這絕對的高塔之下，血肉壓血肉，知識壓知識，勢力壓勢力，……在上的人們，快樂嬉嬉；在下的的人們，哭哭涕涕；這是甚麼東西？原來是黑壓壓的肉山！——這無邊的堅城之中，欺騙，仇殺，死爭，血戰，煩惱，苦痛，枯燥，黑暗……減少了本來
的幸福，增加了無窮的罪犯，這是甚麼東西？原來是昏沉沉的游魂！——這種現象，是否適合人類的生存？人類而生存這種現象之中，豈不甚危險！豈不甚艱難！這種恐怖的觀念，早深深地浸透莊子的筋腦了。●他受了這種恐怖之時，同時發生一種反響，這種反響是甚麼就？是『超世主義』。●試拿他的原文看，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德充符）

我揆想他的意思，儼然把現世看作地獄，但是這地獄的關係，誰都不能脫離，只好造一種理想中的天堂，把精神聚會於其上，正如儒家身雖入於世而心未嘗不超世同樣襟懷。應帝王說：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任事，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返。○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言至人用心，如明鏡當台，物來順照，並不將心要應。事之未至，亦不以心先迎，卽物一至，妍醜分明，而不留藏妍醜之跡，了無是非之心，如此虛心應世，自然能勝物而物莫之能傷，莊子的處世論，大略如此。（本德清注）

十五 莊子的作用論

是誰造成了這人工的世界，充滿了殘忍，陰刻，悲哀。——殘忍，陰刻，悲哀，構成了這人工的世界。啊啊！這人工的世界，從內部觀查，無非是地獄變象，活着不易，死去更難。——活着不易，死去更難，眼看着要閉幕了，人類的末日審判。——一線光明，一聲霹靂，這不是基督的福音，是莊老先生的作用論。（本徐夢麟先生人工的世界）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人間世）

再看逍遙遊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教者，東

西跳蹠，不辟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犛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焉，無所可用，安我困難哉。

又外物篇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
● 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尙有用乎？
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這『無用之用』主義，便是莊子虛無的國頌。（無學無道德，無政無音樂，無神無宗教，最高理想之國）
● ——（四十五兩節參照熊潤桐莊子哲學與惠施哲學所徵引，在革新第

十六 莊子的安命論

莊子守分安命的主張，很帶着一種宗教的色彩，以今日之眼光批評，似乎缺乏奮鬥精神，爲人羣進化之障礙，（胡適曾批評過）其實我們要知道古代思潮與近代思潮不同。古代以理想爲出發點，故其所表現：（一）純理性的；（二）超自然的；（三）上天的，命的；（四）全美的，未來的；（五）人性超越萬物；（六）理想萬能；（七）玄想；（八）主觀的的想像；（九）無我。——莊子學說，即受此影響，故其安命論，與儒家若出一轍。大宗師說：

物不勝天久矣。

不以人勝天。

（大宗師）

知其不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人間世）

這兩句話，很有玩味之餘地，莊子不是固作退化思想，乃看破現世界無論你把『人定勝天』，『征服自然』，……的聲浪，如何提的高，（如近日之西方化）橫豎逃不出自然的圈套，免却自然的壓迫，這偉大的自然的魔力，簡直不可思議，使你欲進步也不能，欲退步又不可，只得盡人事以聽天命，這種辦法，乃是權宜的安慰，事後的救濟，孔子的道德，釋迦耶穌的宗教，亦不外乎此意。這種主義，是東方文化化的要點，尤其是中國古代思想的特徵。再看大宗師

死生命也，其有夜日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

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嗚乎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觀此便可了然無疑。

十七 莊子的感情論

知情意是人生與生俱生的三大要素，缺掉一樣，便不成完人，這是心理學家所公認的，莊子書中，如『安時而處分，哀樂不能入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像這種話，屢見不鮮，人均疑其反對情感，至樂籊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

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查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隨便看過，莊子之主張『無情』，似無疑意。尤其可笑的，有一種野史紀載，莊子不悅於其妻，故死而不哭，並極力反對情感。這種荒謬之談，不值一辯。就這段說，我們應注意『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可見莊子不是一個絕對沒有情感的人，我以為莊子是主張『外形骸』，故反對肉體上的情感，而提倡精神上的情感。換言之：即

以理性來壓抑不正當的情慾，試看他和惠施的辯論。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無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惠施是主張一切情感任其自由發達；莊子則主張自然流露，不當縱情馳慾，兩者對看自明。

從第八至十七這十節內，是關係莊子哲學的分析，現把他總括起來，爲莊子哲學的對象之一概念。

次序 討論哲學的對象

第八 宇宙是什麼？

第九 人生是什麼？

第十 政治是什麼？——美善是什麼？——

第十一 宇宙有『是』麼？有『非』麼？——真理的標準

第十二 死生問題——人從何來？又從何去？

第十三 我是什麼？

第十四 人生和世界之關係。

第十五 人生和宇宙的究竟目的。

第十六 神和心身的關係。

第十七 意志自由問題。

以上這些問題，近來雖為哲學家討論的焦點，但在二千多年以前

，即有此偉大的哲人，對於宇宙人生下精密的觀查，和正當的答案，那得不令人擊節稱賞！我嗜莊子，故不覺言之屢屢。但他的價值，不僅在高尚的哲理，尤其在美妙的藝術，須俟下節詳述。

十八 莊子的文學

向來讀莊子的，只研究他的思想方面，對於文學方面的鑑賞，少有注意。其實莊子一書，是部絕妙的文學，大抵哲學和文學，其性質雖稍不同，（哲學偏於理知，文學偏於情感），但研究的對象和著作者的心理，都相差不多。（對象，以人生為本位；心理，擔負人類罪惡的教主）。莊子以哲人之眼觀物，以文人之舌言情，故處處都表現哲人的感覺，在在多帶着文人的口吻。（按莊子書中，描寫人物，唯妙唯肖，尤以寓言體很近於小說，中國小說史，應以此為創始。孟子

齊人有一妻一妾那篇，爲一般人認爲很好的文學，莊子中之類此的，不可勝舉。不但是已往時間的出品，並且是他最高理想的策源；不但他個人一生的總的，並且是當時人類的結晶，其有永久存在的價值，自不待言，鑑賞如何，則存乎其人了。●蓋其目的在批評人生，（披露人類的罪根，不容隱匿，前已說過）●改造人生，指導人生，喚醒人生，救濟人生，不覺真情流露於紙筆間，宛如天使傳福音一樣。●雖有此話，失之過激，（如論感情）不適於文學條件，其實他這番熱烈的婆心，怎得不感動人，正所謂『無情之情，乃是真情』了。（此處所說是指其中帶有文學色彩的幾篇篇，不是指全部言）●再精密之：莊子文學多帶着南方的色彩。●蓋在當時南方文學與北方文學不同。●北人以實際說明政治道德的應用；（如儒派）南人則以理想說明人生。

觀的根底。（如老子）莊子受南方影響最大，故其文規模宏遠，思想超邁，格調豪邁，體裁完備，縱橫變化，莫測端倪。即以詞章論，亦爲古代的傑作。

十九 莊子學說的影響

凡一種有價值的學說的產生，必經三個階段。——過去，現在，未來，——如以某時某人的學說爲本位，先乎此的，——過去——是爲影響者；後乎此的，——未來——是爲被影響者；同乎此的，——現在——一方面受人影響；一方面影響於人。（有些學說又是在當時此地不發生效力，而影響於他時他地的）•莊子的學術，也逃不了這個公式，他所受的影響，在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四節內已說過，現在再把他影響於人的略述如左。

向來講道家的，多以老莊並稱，故講莊子學說的影響，亦即道家的影響。（按莊子學說，與老子大同而小異，與孔子大異而小同，不可不知）• 在百家爭鳴時期，千蹊百經，莫宗一是，沒有顯露的痕迹，不久而厄秦火，當時思潮，頓然衰落，漢初頗興盛，政治亦受其影響。（漢文帝景帝均言黃老，政治多主無爲主義）• 淮南子司馬談……尤爲彰明較著。到了魏晉加入佛學的新成分，與莊子學說不謀而同，兩種思潮，混爲一爐，消極者流，多滅棄禮法，主張清淡，如竹林七賢，乃受影響最深者。隋唐之間，此風大盛，學莊者至三十一家之多，故韓愈反對之言，釋道並舉。此外解注莊子的，不勝指屈，今且不多述了。（按向來流傳一種道術，勢力頗澎漲，已成宗教性質，彼自詡以爲道者，乃係漢末張道陵的邪術，非受道家影響者，恐生誤會

，特此附及）●

二十 結論

向來批評莊子的，或贊美，或反對，各各不同。如郭象說：

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而不敖。●……

成玄英對於莊子的批評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音，暢無爲之恬淡，明獨化之窅冥，鉗鍵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

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中亦曾說：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實易行，其詞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之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

這三段話，都是恭維莊子的。但失之太籠統，我們爲甚麼要恭維他，是否能爲我們恭維，不是幾句抽象的話所能概括。此外反對莊子的，有謂爲『怪誕不經』；有謂爲『不近人情』；有關爲『洪水猛獸』……也不會把他的壞處具體指出，殊非批評的態度，據愚見所及，莊子學說，好壞兼有，功過參半，且分論如下：

(一)

二十世紀很時髦的世界潮流，甚麼『自由主義』，甚麼『平等主義』，甚麼『大同主義』，……在這些新人生觀新世界之下，使全人類不惜犧牲一切，拼命的向前運動，但所謂的『自由』，不過是和人當中發生的，我不應犯人的自由，人亦不應犯我的自由吧了。其實連這小範圍內的自由都辦不到，試問現在最講自由的民族，能否不妨礙他人的自由麼？人和人間的自由，尙有妨碍，何況談到萬物？所謂『平等』，也不過人和人當中的平等，在這小範圍的平等之下，尙在黑幕重重，還講得到人以外的禽獸草木麼？所謂『大同』，也只是口頭禪，其實『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功利主義』，『資產階級』，『知識階級』，……正鬧得天花亂墜，地湧金蓮，怎麼够得上

言大同？這種萬惡的世界，使莊子復生，其急烈當不止此。●細看莊子全書，逍遙遊就是自由主義，齊物論就是平等主義，合起他的宇宙觀和人生觀，便是大同主義。●莊子以爲凡萬物都是大自然的嬌子，原來就是一樣的，並沒有甚麼差別。●故自由平等的權利，不但是人類可享受，凡是物類都應當享受，他看到這點，所以很高興的說道：『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同一』，既然天地並生，萬物同一，自然是以全宇宙爲本位了，既然以全宇宙爲本位，還要甚麼國家？還要甚麼軍閥？舉凡一切爭奪的慘狀，都可消滅殆盡了！這還不是大同麼？既達到大同的境况，真是『爾忘其爲爾，我忘其爲我，鳥獸虫魚，忘其爲鳥獸虫魚』，……熙熙皞皞，涵泳於春台之上，言自由莫自由於此，言平等莫平等於此，言大同更莫大同於此。●大學曰『平天下』，中庸曰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莊子之旨，殆殊途而同歸。——對於人類供獻之點——

(二)

胡適曾批評莊子學說，爲進化的大障礙。（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九篇莊子）在他固言之成理，其實莊子是『宇宙進化』之先覺者，豈能再做反對進化的拙事？不過莊子所看的進化，比近人所看的深一層，胡先生以近人的眼光，妄自批評，正梁任公所謂『放無的之矢』。●

我以為莊子觀查宇宙本是進化的，但這種進化是循着自然的程序。『不思而中，不免而得』，『不動而化，無爲而成』，純然是任他變成怎樣，就是怎樣，也不要求他，也不阻止他，假若帶着絲毫的要求或阻止，便是慾望，一帶有欲望，便有作爲，一有作爲，便是紛亂的原

因，罪惡的種子，試以生活狀況言之：石器時代不滿足，要求銅器時代；銅器時代不滿足，要求蒸汽時代；蒸汽時代又不滿足，更要求電氣時代，繼此演進，時代之不滿足愈多，而要求的欲望愈無窮。再就個人言之：茅屋土塔不滿足，要求華宮大廈，惡衣疎食不滿足，要求錦衣玉食，貧窮寒微不滿足，要求富貴利達……這種要求，就表面言，固是進化，但要滿足一人的欲望，就不免妨碍他人的欲望，推之要滿足一社會一國家的欲望，就不免妨碍他社會他國家的欲望，欲望衝突，則爭端遂起，甚麼殺人放火，甚麼滅國亡種，無不一一演出，試看這黑暗的世界，奇怪的人生，何嘗不是人爲進化的結果麼？到了此時，甚麼宗教，道德，教育，知識，法律，政治，……不是曲突徙薪，反是抱薪燃火，我哀今日之環境，不禁想念莊老於不置。——對於

(三)

大多數人都疑莊子是抱消極主義破壞主義的，故對於他不是嚴格的批評，便是表示不滿意，這未免太冤枉了。我覺得莊子是思想最發達的天才，其程度已超過時間和空間，以今語形容，其眼光的銳利，不但是望遠鏡顯微鏡，並是X光線。射入宇宙的隱微，照透人類的骨髓，非一般肉眼所能企及。莊子看人類最大缺點，在私情蒙蔽。換言之：就是成見太深，惟其先有成見，故好惡是非……的標準不明，而真理永無出現之日，如同一事物，甲以爲真，爲是，爲善，爲美；乙以爲僞，爲非，爲惡，爲醜，同一死生，此以爲樂，爲得，爲順，爲安，彼以爲苦，爲失，爲逆，爲危，是事物原一定，而人之觀查各不

同；死生本平常，而人之感覺則有異。推之大小，成敗，貧富，貴賤，智愚，榮辱，新舊，……莫不皆然，最淺明的例，如近幾年鬧的文體問題，守舊派以『文言文』爲真爲是，以『語體文』爲僞爲非；唯新派以『文言文』爲僞爲非，以『語體文』爲真爲是。各張旗鼓，難分難決。又如『唯心』『唯物』兩派的爭論，鬧了幾千年還未解決。照此說來，可見宇宙間的真是真非，簡直無法覓出，而種種的煩惱，亦將永無終極。莊子超脫這些羈碍物，而歸依於真主宰，——順乎自然——『其神全，其心安，其體息，其用純』，順乎死生，循乎好惡，本乎順逆，依乎得失，……爲人生而人生，爲真理而真理，打破私情中的成見，尋覓精神上的天國。——對於人類供獻之點三——

以上三層是莊子的優點，但他的缺點，亦有數層，茲再述於後；

(四)

莊子的學理，多本於老子，無甚獨立見解。觀其書中所言，老子中已曾說過。（此例最多不煩贅舉）不過老子之言簡略，莊子爲之發揮光大罷了。故以文章論，莊子優於老子；以思想論，莊子則遜於老子。

五

莊子書中，矛盾荒謬之點很多。明明主張絕聖棄智，偏又處處說聖人神人，這些矛盾地方，與老子犯同樣的毛病。又如所引證的人物，多屬個人臆造，在他爲說明其立理，不惜奇想天開，作成小說中的故事，後人不知其意，遂誤認爲歷史的材料，向來上他的當者，蓋亦不少。

(六)

莊子乃是超出時空兩間的哲理，對於實際人生，多不切合。如主張張岷滅是非，打破生死，忘却物我，消除得失，……在上智行之則有餘，中人以下，怎能辦得到？又如所謂真人，至人，聖人，神人，……不過是假設一種最高的旨趣，作人類的偶像，在他固言之成理，持之有物，但虛虛渺渺，教人何處捉摸？故其學說終曲高和寡，而成古今絕響。

(七)

所論政治等項，是極端的破壞主義，對於人類的惡根。固披露無餘。但此惡根已牢固難拔，豈無爲主義所能救濟。莊子迫於當時環境的衝動：不顧事實之能否做到，驟然與老子同唱高調，故終至破壞有

餘，建設不足。

(八)

由十九節看來，莊子學說對於社會的影響，多無好結果。這是甚麼原因呢？此由莊子對於社會國家的觀念最薄弱，以自然爲原則，以超世相標榜，其好處在化除一切的煩惱，由入世而超世，尋精神上的生活，但不善學者，則抱消極主義，由入世而厭世，遂發生種種的流弊出來，故莊子之貽誤人生，實屬不小。

莊子一書，好處固多，壞處亦不少，取長去短，是在學者。

附錄

本篇參攷採取左列各書

南華真經

(古逸叢書第八)

莊子內篇註 (釋德清註)

莊子集解 (王先謙)

莊子集釋 (郭慶藩)

中國哲學史——莊子 (謝元暈)

中國哲學史大綱——莊子 (胡適)

先秦政治思想史——道家 (梁啟超)

此外關於研究莊子的材料散見各報章雜誌的亦多所參照

(二)

王猷鈺

序言

第一篇 莊子的書

(一) 莊子書的考據和蘇王諸家的見解

(二) 我的見解

第二篇 莊子的事蹟

(一) 莊子是宋人的考證

(二) 莊子時代的考證

(三) 莊子所做過的事業

(四) 莊子的家庭

(五) 莊子的交游和遊歷地

(六) 莊子的性情和特性

第三篇 莊子思想的時代背景

(一) 就莊子所處時代的政治狀況言

(二) 就莊子當時的經濟狀況言

(三) 就莊子當時的社會狀況言

(四) 就莊子當時的學術思想變遷言

(五) 就莊子當時的教育狀況言

第四篇 莊子學術思想所受影響總表

第五篇 莊子的學派

(一) 莊子學派的根據及其與老子學說之異點

(二) 莊子與老子思想稍異之主因

(三) 蘇軾蘇轍對於莊子的評論

第六篇 莊子的學理

第一章 平等觀

第一節 物質界上的平等觀

(一) 自守的主義

(二) 任天主義

(三) 無我主義

第二節 言論界上的平等觀

(一) 環中的思想

(二) 破壞的名學

第三節 結論

第二章 消極的結果

第七篇 莊子的文學

第八篇 結論

讀莊子序言

「讀莊子」這個題目，是我們的副校長兼我們的國文教授晉侯博士出給我們，用以做本學期我們的國文成績的。但是爲什麼他出給我們這個題目呢？錢反覆的推究，則有兩層原因：

(一) 莊子這部書，在中國哲學史上同文學史上，都是最有光彩最有價值的；但他是「道家」者流，後來儒術通行，把他當成異端邪說，沒有人去研究他的學理；就有研究他的，如同晉時向秀郭象一班清談人物，又不能將他的真精神。真學理，有條有理

的發揮出來。又有一班文士，把他來做文詞的模範，取他幾句名言，來做典故，用來增加文章的色彩，所以如今研究莊子，如只把文人的著作，和清談的注釋來做門徑，却是靠不住的。又若一班釋子道士，如晉的支道林，明的憨山，唐時的成元英，文如海的莊子注釋，取莊子玄妙的思想，附會他們的私見，也是靠不住的。如欲研究讀莊子的文字，非另拿出一付眼光來讀，不能得他真精神真學說的所在。

(二) 晉侯博士他本學期所教授我們的國文，是用科學的眼光來講讀書的方法。迄今一學期，雖然說是教授完了；但對於他所教授的這種方法，尙沒有實地練習過，學生究竟了解沒有，究竟能够應用沒有，他還不知道。他曾說：「凡事貴乎實驗，空談是

不對的」●有以上這兩層原因，所以他給我們「讀莊子」這個題目，試驗實驗我們●所以我所讀莊子的方法，完全是應用他所教授我們用科學眼光讀書的方法來讀●今將讀後對於莊子的歷史和學說，有得於心的，逐條序出列於下：惟所讀這部書，限於時日，對於莊子的歷史和學說，未能什份完全詳加研究，得到什份圓滿的結果●僅得個大綱而已●

第一篇 莊子的書

(一) 莊子書的考據和蘇王諸家的見解 史記說莊子「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是太史公時，莊子這部書久已出世了，到劉向校讐古書時，莊子有五十二篇●晉時向秀郭象注莊子時候，又合爲三十三篇，內篇七篇，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篇，是比較劉向時失落十九

篇了。北齊時杜弼有莊子惠施篇的注，今本篇子，並無此篇，想是莊子的逸文。宋時王伯厚先生，從各處書中鈔集莊子的逸文，共有三十九篇。（見困學紀聞）後來仁和孫志祖，又添上四五條。（見讀書勝錄續篇）閻百詩又添上二十多條。（見困學紀聞注）都可以參考。但氏所引的，全祖望說是道德指歸中語，所謂莊子是後漢嚴君平，因為避漢明帝的諱，改嚴做莊，非戰國的莊子，閻氏誤會了。蘇軾說莊子外篇中，讓王說劍漁父盜蹠這四篇，是淺漏人冒莊子的名作的。要想刪除掉這四篇，合在列禦寇篇中，纔是莊子的原文。後來王而農又說：內篇完全是莊子作的，外篇却是學莊子的人作的，所以外篇的文字，和內篇有多少不類。（見船山遺書莊子解通）這些說法，都是沒有精確的證據。但是古人的書，每有後人改竄附益的地方。有些是本人的著作，有些是他的學生的記錄，有些是以後研究他的學說的人所附益；還

有一部分是後人的僞作。莊子這部書三十三篇，我也稍有一點見解。茲陳述於左：

(二)我的見解 莊子這部書三十三篇，據我個人的見解，內中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應帝王，寓言，天下九篇，是莊子本人的著作。因為莊子哲學的精華，大概都包括在這九篇之中。逍遙遊說：『逍遙物外任天而遊』（王先謙說）實爲全書開示其大旨。齊物論爲莊子的論理學。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爲莊子的人生哲學。應帝王是莊子的政治哲學。這幾篇可說是莊子思想的中心。寓言篇爲莊子雜記。（其著書的旨趣和體例之作）。天下篇是莊子自己作的後序。有人以天下篇爲列舉莊子學說的來源和要旨，因疑其不是莊子自作。不知古人著書，每有於書末叙列其思想

之來源和要旨的。如孟子的盡心章，就是如此。王充論衡於篇末綴以自紀，也是效法古人的。天下篇的思想和文體，都與內篇一致，其爲莊子本人所作無疑。至於內中天地，天道，天運，秋水，至樂，達生，山水，田子方，知北游，庚桑楚，徐無鬼，則陽，外物，列禦寇十四篇，是莊子門徒記錄莊子的學說作的。但是爲什麼我說他是莊子門徒的記錄呢？則有四層原因可以證明：（一）因爲莊子這十四篇所有的意思，大概都是內篇所有的意思，不過把他加以發揮，沒有什麼新意，莊子斷不能寫這重複的文字。（二）這十四篇的文體，與內篇的文體，迥不相同。假使是莊子一人所作，斷不至有這種差別。（三）這十四篇中很多地方，記述莊子的軼事，非莊子的學生不能知道那些事。（四）這十四篇中，稱「夫子曰」和「莊子曰」的地方很多，正

如論語之稱「子曰」或「孔子曰」；墨子之稱「子墨子曰」一樣。故更可斷定是莊子的門徒所作。有以上這四層原因，故我有這層見解。至於其餘的駢拇，胠篋，在宥，馬蹄，刻意，繕性這六篇，文筆流放直衍，不但和內篇不類，就是比起我上面所說的莊子門徒所作的那幾篇也不同。惟觀其思想，大概不出莊子的思想，我以爲定是研究莊子哲學的人所作。何以呢？在這幾篇之中，駢拇篇曾說有「余姚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幾句話。莊子洗滌自恣以適己，假若這篇是莊子作的，決不會說出「余姚乎道德」的話來。至於在宥篇「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以下，其主張與莊子矛盾。前人已有人謂其意腐文雜，決不是莊子作的。又如刻意篇「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

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很像秦漢間方士的說法。非莊子所作可知。蘇輿說：「駢拇以下四篇，（駢拇，馬蹄，胙篋，在宥）多釋老子之義，周雖悅老風，自命固絕高。觀天下篇可見四篇於申老外，別無精義。蓋學莊者緣老爲之」，我以爲不但這四篇如此，就是繕性，刻意兩篇也是一樣。若夫讓王，盜跖，說劍，漁父這四篇，王先謙說：「讓王以下四篇，意陋而文亦淺，古今學者多以爲僞作」，這話是不錯的。但史記說莊子作漁父，盜跖，胙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這或因司馬遷所見的漁父，盜跖，胙篋不是現在所存的漁父，盜跖，胙篋。其後莊子的原作亡失，後人因史記的話綴成這三篇。以上所說：我對於莊子書的研究，已經說完了。但是我讀莊子爲什麼要如此詳細的討論他的書呢，蓋因研究一個人的學理，第一步當曉得他書

中可靠的材料，依據他可靠的材料，去研究他的學理，方能得到他真正學理的所在，這是我詳細討論莊子的書的意思。

第二篇 莊子的事蹟

(一) 莊子是宋人的考證 史記莊子本傳說：『莊子者蒙人也』，劉向別錄說：『宋之蒙人也』，按漢書地理志蒙縣屬梁國，在漢時蒙縣雖屬梁國，在戰國時蒙縣是屬宋國，所以莊子是宋國的人。有些人又說莊子是楚人，依我看來，還是宋人爲確。何以呢？莊子最好的朋友是惠施，惠施他也是一個宋國人，若莊子同惠子不是同鄉，何以他兩個得常常在一塊兒議論呢？此是一個證據。秋水篇說：『莊子釣於濮水』，濮水就是晉文公和楚子玉開戰的城。濮地方是宋國，此是一個證據。外物篇說：『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黃河在春秋

時經過着宋國，若說是楚人，那有楚國的人，老遠的跑來黃河邊借糧呢？這又是一個證據。●列禦寇篇說：『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轎穉莊子』，要莊子是宋人，纔能當時就拿車來驕莊子，這又是一個證據。●至樂篇說：『莊子之楚，見空髑髏』。●若說是楚人，何以說之楚呢？有這五個證據，決定莊子是宋人了。●還有一層，假若說莊子不是宋人，何以莊子的書中，列禦寇篇內，載有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陋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這一段記載呢？於此我們越更可以深信莊子是宋人了。

(二) 莊子時代的考證 至於莊子的時代呢？史記說：『與梁惠王

齊宣王同時』。大約當西曆紀元前三百三十年至二百七十年之間。又有些人說與魯哀公同時。此見田子方篇，有莊子和魯哀公的談話，便說莊子和魯哀公同時，不知莊子書中，多半是寓言。豈可以拿這話來做證據呢？荀子天論篇說：『莊子有見於天，無見於人』。到荀子批評莊子的成說是荀子在莊子的後一步了。又莊子同一班名家如惠施等議論，名家出世，正當梁惠王齊宣王的時候。據此看來，莊子同孟子同時，決無疑意。又有人說莊子就是范蠡的朋友莊生。（見越世家）所以舉止動作很彷彿。把莊子直扯到春秋時，這更越說越荒唐了。

（三）莊子所做過的事業 莊子的生卒年月，我由各處考証，均無可稽。此亦是讀遺書時我所很抱歉的一件事。今且把他放下來說別的。莊子在當時是沒有做過大官，官職很卑小，據史記說他僅做過漆園

吏，也如同老子做周柱下史一樣。●大概到後來連漆園吏也不有做了。一味的放浪起來，也有人來聘請他，他決心再不出山，寧肯做「孤犢」，做「曳尾龜」。●（見秋水篇和列禦寇篇）逍遙自得的還好些。●不似那個紛亂時代，自命聰明的人去遊說諸侯，以取卿大夫之位，他却甘於澹泊，守道樂貧。●雖當時有以槁項黃馘相譏的，有以時君的賞賚驕他的，而他終究對外界一切榮名祿利宣言道：「吾寧曳尾泥中以自快！勿爲有國者所羈」。●精神非常高尙。

（四）莊子的家庭 莊子的家庭呢？我於他的書中，反覆的考究，僅於他的至樂篇中，知道他是有妻又有兒子。至樂篇說：「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成云共妻居處，長養子孫），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又

於他的外物篇，山木篇知道他是很貧困的。外物篇說：『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山木篇說：『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麩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德不能行，憊也。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餘則知道了。』

(五) 莊子的交游和游歷地 至於莊子的交游與他遊歷所到過的地方呢？我們研究他的學問，也是不得不知道的。今就考查所得，述於下方：對於他的交游有商太宰蕩，（見天運）監河侯，（見外物）東郭子，（見知北游）和惠施幾個人。就中最重要，要算惠施。莊子的見解，雖與惠施不同，但他們往來很密，逍遙游，德充符，秋水，至樂，寓言，外物，徐無鬼諸篇，都有他們辯論的記述。他們確是很好的朋友。徐無鬼篇說：『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

『郢人鑿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斷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斷之，盡鑿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斷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指惠施）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以上所說，就是莊子交遊的大概情形了。至於他游歷所到過的地方，他到過齊，魯，楚，魏諸國。所以他能博覽當世之務，而通知各派思想之源流，成功一個無所不窺的學者。

（六）莊子的性情和特性 莊子是個達觀的人，他的妻死，不但不悲哀，到返箕踞鼓盆而歌起來。（見至樂篇）到死的時候，弟子欲厚葬他，他說：『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豈不備耶』？弟子又說：『吾恐鳥鳶之食夫子也』。

莊子答道：『在上爲鳥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見列禦寇篇中）從這些處看來，莊子不但「忘偶」，並且「喪我」
●是極端達觀主義的人，和他說的南郭子綦一樣了。直到如今，古
詩中還有他的一篇「鼓盆歌」●是很有趣的。還有一層，他有一種特
性，平日很喜歡研究生物學，注意觀察生物的現象，能從生物的現象
中，抽出一些原則來，爲他的自然主義，建立一個科學的基礎。何以
見他有這種研究生物學的兴趣呢？秋水篇說：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
上，莊子曰：『儻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秋水篇說：『莊子行
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
所可用』●

山木篇又說：『莊周游於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

，目大運寸，（王念孫云：『運與廣對文，廣爲橫，則運爲從。目大運寸，猶言目大經寸耳』）●感周之額，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翼而搏之，見得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得而忘其身。●莊周怵然曰：『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就以上所說，莊子他研究生物學的方法，是不完全的。●他所研究的結果，也未必真有科學的價值；不過他原是爲哲學而研究生物學，非爲生物學而研究生物學；故其研究的方法與對象，都是玄學的，而非科學的。●我們研究莊子，一定要先了解莊子有這幾種研究生物學的興趣的特性，然後能了解莊子書中屢以生物現象說明他的自然主意的原因。●我以爲研究一個人的學問，讀一個人的書，對於他個人的性情，與他的特性，是很

有關於他的學理的。這一層晉侯博士於教授他的讀書法時，也同我們講過，所以我對於莊子的性情同特性，也特別的提出來考研了一下。對於莊子的事蹟，我考查得以上這幾端，都是與他的思想很有關係的。現在再來談談他思想的時代背景。

第三篇 莊子思想的時代背景

凡人之一切學術思想，都是時代的產物；故我們研究莊子的學理思想，不可不明白他所處的時代。莊子所處的時代怎樣呢？

(一) 就莊子所處時代的政治狀況言 自東周凌夷，五霸繼興，諸侯的強盛，逾於天子；不惟征誅的道禮廢除，就是什麼節鉞的頒賜也不時了。我們中國千多年的君主政治，到現在已嬗變為霸主專決的制度。後來三家分晉，田氏篡了齊國，霸道雖息；但王室不能振作更甚。

，所以鬧到羣后失統，廢立自專，爭奪相尋的地步。起首猶有所憚，後來竟做到爲所欲爲的地步。我們中國的政治，又由霸主專決的制度，一變而爲諸侯分爭的局勢。當時那些萬乘之國，天天鬧的是南攻北伐，東征西討，把老百姓一隊一隊的押赴戰場去送死；兵興戰起，征民爲兵，使耕耘不時，而農事廢弛。橫征暴斂，瘠瘵滿目，此確是莊子當時政治狀況的實在情形。但是我們何以又知道他當時政治狀況的實在情形是這樣呢？現在我找得幾個證據：孟子和莊子同時，這個是我們所知道的，我們試翻開史記孟荀列傳看孟子的時代怎樣，「當時秦用商鞅，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

●當時的諸侯，各人懷擴大地盤的野心，除掉「合從連衡，以攻伐

爲賢」九個字以外，別無所謂政治。所以他們最注意的，是富國強兵，我們再看孟子所記，孟子去會梁惠王，梁惠王劈頭一句就是：『叟，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惠王又告訴孟子說：『他的魏國原來是很強盛的，到了他的身上，便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要想一個報仇雪恥的方法。以上這幾個證據，是就當時爭戰的政局而言。至於所謂兵興戰起，征民爲兵，使人民耕耘不時，而農事廢弛，橫征暴斂，人民不能負擔的情形……假若說沒有，何以孟子對梁惠王說：『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又說：『省刑罰，薄稅斂』，又說：『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又說：『凶年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

『慢而殘下也』。種種的話呢？總上觀之：就可以知道莊子當時的政治大概情形了。現在我們再來談談莊子當時的經濟狀況。

(二) 就莊子當時的經濟狀況言 當時因政治的混亂，人口的增加，經濟狀況轉變甚劇，人民已有有力而無地者，亦有有地而無力者；故此當時人民的經濟，非常感受困難。漸從工商業上發展，各國的大都會，亦於此時產生。古代老死不相往來的風氣，亦漸漸打破，狡黠之徒，相與爭競於政治界同商業界；以謀經濟之發展。純樸日凋，詐僞紛起，社會秩序，一天一天紊亂，經濟狀況，也一天一天紊亂。以上所說，實係當時經濟的情況，於莊子的思想，不無關係。

(三) 就莊子當時的社會狀況言 當時的社會狀況，人民不苦於兵戰之勞，就疲於諸王之征斂。因兵役而廢農事，因廢農事而供賦愈艱

，人民所受之痛苦，孟子曾舉其實況說：「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當時的社會現狀如此政治經濟狀況如彼；所以一班當時學者，受環境的影響，都懷抱一種不安不滿的感情，鬱爲奇觀，湧爲大流，光怪陸離的異常燦爛，都以濟世安民爲職志；因之當時學術思想，亦爲之變遷●

（四）就莊子當時的學術思想變遷言 當時學術思想家，因其環境或是對於當時政治社會謀改救的方法，或是對於古代沿襲思想的反動，懷疑攻擊，大概可以分爲三派：（一）如墨子志在救世之急；故有「尙賢」「非攻」「節用」「兼愛」的主張●宋鈞，伊文則有「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的主張●孟子主張統一●許行主張並耕●這些都是救時弊的學派，也是主張政治革命的學派●（二）類

彭蒙，慎到，惠施諸人，對於古人沿襲的思想，懷疑攻擊，欲想建立一種名學，用以分析沿襲思想的謬誤，打破沿襲思想的威權。這是主張思想革命的學派。（三）兼有一二兩派的色彩，主張較為激烈而澈底的；還有老子，關伊一派。老子一面為激烈的政治改造論者，一面又想把沿襲的思想澈底澄清，他把他的哲學觀念應用到政治上去，他的哲學根本觀念在「常無有」，在「太一」，在「虛」，在「靜」，故其政治的根本主張，是「無為」。他以為知識，制度，法令，都是亂之源，把一切制度法令都破壞了；把一切知識都毀滅了；把一切智愚賢否善惡美醜的分別都混忘了。然後可以歸於虛靜恬淡。然後可以返於自然。這些學派學術思想的變遷，在莊子時代，大概競爭得很激烈。因之都有影響於莊子的思想，我這一篇所研究的，是莊子思想的

時代背景；惟因其影響於莊子的思想，所以我纔特別的加以研究。但何人影響於他最大呢？那麼就是老子了。

(五)就莊子當時的教育狀況言 莊子當時的教育狀況，什麼非貴族不能受學的階級制度，早已打消。教育已普及於平民，加以各國並立，競收攬人才以爲己用。處士的身價日增，思想言論自由亦隨着發展。當時社會上，漸有研究學問之空氣，各地方人，交換智識的機會亦漸多。又復因爲當時鈔書的方法漸通行，書籍漸富；此是當時教育的大概情形。我以當時的這種教育情形，關於產生莊子的學說，及莊子學說的所以能成就，也很有重大關係；故也考究了一下。

總上觀之：莊子所以成就他的學術，是受了各方面的影響，或爲積極的反響，或爲消極的反響；今將他所受各種影響，列表如下：

莊子學術思想所受影響

經濟狀況——貧富不均相差太遠

社會狀況

就人言——人口增加
就人民職業言——失業者多
就士言——從事游說者多

政治狀況

橫征暴斂
東征西討
日講富國強兵

就時言

學術思想
變遷狀況

道家——無治主義
墨家——人治主義
儒家——禮治主義
法家——法治主義

教育狀況

就制度言——階級制度已取消
就人民言——私家已有講學之風
書籍亦漸富

就地言

莊子的生長地——宋
莊子的游歷所經過地——齊魯楚魏
莊子受教育地——宋
莊子做事地——宋

莊子的家庭 有妻子

貧

莊子的交友 商太宰蕩監河侯東郭子和惠施

就人言

(指親密者言)

莊子所做的事 曾為漆園史

莊子的性情 達觀

莊子的特性 好觀察生物的現象

第五篇 莊子的學派

(一) 莊子學派的根據及其學說與老子之異點 莊子眼看當時政治的混亂，思想的龐雜，以為枝枝節節去求解決，不但沒有效果，反要增加紛擾。如「儒」「墨」諸家何嘗沒有救時的主張呢？但甲倡一種主張，乙又起而反對之；乙倡一種主張，丙又起而反對之。主張愈多，爭辯愈甚，儒墨之是非終不能定，思想界和政治界的龐雜混亂，終不能有很好的解決方法。他想救正儒墨的錯處，又因為研究了老子的

學說，與他自己的意思相合，故他主張擯去人爲，因任自然。宗祖老子，在九流中，屬道家一流。但他的學說雖是發源於老子，惟他同老子又有點不同，他說老子的道術：

（天下篇）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他又說他自己的道術：

（天下篇）沕漠无形，變化无常，死與生與，並於神明。往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辭，時恣縱而不儼，不以儼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

謹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壞璋而連犴无傷也。其辭雖參差而傲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宏大而辟，深闕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味乎未之盡者。

既說老子的道術，又說他自己的道術，是分明說他自己的道術，不同老子了。老子不過是事事謙下，不同一般人爭逐，靜養他清明的志氣，還不如他「放浪形骸，超脫生死」，極端的達觀主義。所以他的養生主說：

「老聃死，秦失弔之，……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遜

天倍情，忘其所受。（郭注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往，故致此甚愛也）

（二）莊子與老子思想稍異之主因 觀此段就可以知道他不同意於老子了，老子還有心來整頓天下，他便拋棄一切，實行「個人主意」●所以說：「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讓王篇說：「道之真以保身，其緒餘以爲天下」●這也不是老子的聰明不及莊子，思想不及莊子，只因老子的時代，是春秋時代●莊子的時代，是戰國時代●時代不同，所受「時代的影響」，亦自不同，戰國時代比之春秋時代，戰爭格外的烈，政治格外的壞，所以便產生出莊子這個「個人主義」，「達觀主義」來●老子是「因循無爲，清靜自守」●莊子是「放浪形骸，超脫生死」●莊子與老子雖是不同，莊子的源流，還是出於

老子，還是道家者流，這是古人所公認的。到了宋時，蘇家弟兄，便生出意見來了。

(三)蘇軾蘇轍對於莊子的評論 蘇軾(莊子祠堂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作漁父，盜跖，臧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也。

蘇轍的古史，論莊子也是佩服乃兄的話，他不過見莊子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見天下篇)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見齊物論)』不罵六經，便是莊子推尊孔子。那麼，墨子引用尙書的話，也是推尊孔子嗎？又見莊子論道術，不非到孔子，便是推尊孔子。那

麼荀子非十二子不非到老子，莊子，難道也是推尊老子，莊子嗎？那麼天論篇『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莊子有見於天，無見於人』的話，又怎樣說呢？至東坡『陽擠而陰助之』的話，尤全無根據，全沒辯論的價值。

第五篇 莊子的學理

莊子的學理，據我個人的研究，大宗是個「平等觀」。• 惟因他這種平等觀與別的不平等觀不同，所以就演出一種消極的結果。• 茲詳演列於下：

第一章 平等觀

上幾篇不是說莊子因受了「戰國時代的反響」，始產生他這種學派來嗎？這「戰國時代」是一種什麼現象呢？那麼前幾篇已經詳細的

討論過，茲亦無庸贅述了。• 莊子因那時代政治經濟種種惡現象反映到他的腦海中，就生出兩種「平等觀」來。• 一種是「物質界上的平等觀」，一種是「言論界上的平等觀」。這「物質界上的平等觀」的對象，就是「弱肉強食」。• 「言論界上的平等觀」的對象，就是「邪說橫行，處士橫議」。• 他因為有了這兩種平等觀，就造出一篇文字，叫做齊物論來發表他的意見。• 「齊」就是平等的意思。• 「物」就是物質界。• 「論」就是「言論界」。• 這篇文字，就是莊子學術的大綱了。• 可是從來大多數的人，還沒有將這題目弄清楚，總以這「齊物論」是「齊物的論」。• 如過秦論，辨亡論一樣。• 到宋時王安石又說：「齊物論」是「齊這些物論」，物論就是篇中所說的「儒墨之是非」。• 這兩種說法，都沒有見識。• 到題目都弄不清楚，還研究什麼學理呢？

第一節 物質界上的平等觀

(一) 自守主義

莊子因目擊世上的爭亂原因，都是由於小的羨慕大的，大的欺壓小的；所以他就發生一種「自守的主義」。他嘗用河伯同海若兩個來做譬喻：說，河伯看見百川都來歸他，便自大了起來。後來看見海若那般洗洋浩瀚，一望無涯，又羞了起來。海若就安慰他說：你也不要自小，我也不要自大；吾在天地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河伯還不會他的意思，疑着大的大到「天地」，小的小到「毫末」，更沒有大小了。海若又答他說：

『物量無窮，時无止分。无常，終始无故。』（上都見秋水篇）這就是說大的也沒有盡頭地位，小的也沒有盡頭地位；若一意的

要想做大，不知做到那個地位纔止，空自忙碌一生，到反有多少危險。●要知道天地間的物，並沒有棄材的；大有大的用處，小有小的用處；只要自己看得透，便沒有什麼羨慕他的。●莊子有一段譬喻說：

（逍遙遊）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惠子曰：『……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

這就是天下無棄材的意思，既是無棄材，那麼我有我的幹，當你有你的幹，當一個不要干涉一個；各人安分守己的過去，還有什麼淘氣呢？這就是莊子的「自守主義」了。●這種主義便是老子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意思。●又像孔子「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的宗旨。

(二) 任天主義

齊物論說：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

拿這幾句話來說萬物都是同體，還是空泛？所以莊子又拿動物進化的觀察來證明，就坐實了。如今錄出來看一看。

(至樂篇)種有幾：得水則爲鱉，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芻；陵芻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則爲螻蛄。其葉爲蝴蝶；蝴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蛻，其名爲鷦；鷦掇千日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歐輅生乎食醯。黃軛生乎九猷。督芮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羶，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蠶。

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列子天瑞篇有一段文字，同這篇大同小異的。他這些名物，沒有確實的考據；但是大要可見，自下等動物以至於人，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有什麼分別，越更見得萬物是同體的了。不過是形狀上有些不同，所以莊子又教人不要在表面上去求。德充符篇說：

『吾與子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於形骸之外。』

莊子又有一篇文字說：萬物是同氣，並沒有好醜的，（知北遊）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所不在』。東郭子曰：『日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梯稊。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

越發見得萬物都是平等齊一的，還有什麼好醜善惡呢？所以各人安分守己的去做各人的，不要這山望着那山高！就沒有什麼淘氣的了。●若只管去較短論長，相爭相鬪，定沒有好結果。●故齊物論說：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繭繭疲役而不知其所歸，不大可哀耶！』那麼天也就不喜歡這種人了。

（大宗師）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所以就不要違背天的意思。●他分發你如何，你便依着他如何。●故人間世說：『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大宗師又說：『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害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這就是莊子的「任天主意」。●「任天

「就是老子的「自然」•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見莊，老是一家的人•

(三) 無我主義。

莊子又推論所以不平等的原故，是因由有「我見」•這「我見」便是「成見」，「成見」是生於「比量」•所以就有了多少大小高低好醜善惡不平等的現象來•這些都是「主觀」上的作用；若從「客觀」上觀察，便沒有這些不平等的現象了•所以莊子說：

(秋水篇) 以道觀之，物无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道」便是「客觀」•「物」便是「主觀」•從「主觀」上便生出「我見」•一起了「我見」，便覺得自己同外物都是隔闕•就「與物相刃相靡」起來，便失了萬物同體的意思•所以要將這「我見」化除•

（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爲蝴蝶，……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什麼叫做「物化」？就是我同物的界線，一切化除，物就是我，我就是物。物我化成一樣的意思。寓言篇『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這是化字。『齊物論』又說：『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亡』也是化的意思。就是要化除。『我見』以待天，不亡不化，『與物相刃相靡……』那就不堪設想了。莊子更有一段化除。『我見』最痛快
的文字。

（知北游）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

莊子最佩服的人，南郭子綦，是很有道行的。顏成子遊見他形同枯木死灰，說他是「喪偶」，他說：我不但「喪偶」，並且連我也打失了。這個人可算得第一個化除「我見」的人了。到「我見」一化除，那些喜怒哀樂的「時間」，大小常短的「空間」，都飛在九霄雲外，還有什麼不平等的。莊子就是要做到這無我主義，方才達到目的。

莊子的「物質界上的平等觀」，就是由「自守主義」起點，再推出一個「任天的主義」。到了「無我的主義」，物質界上便到了極端的平等思想了。如今「物質界上的平等觀」，業已說畢，又說那「言論界上的平等觀」。

第二節 言論界上的平等觀

(一) 環中的思想

莊子那時代，是九流百家一齊都出來了。他們各有各的道法，各說各的道法高明，那言論界上就鬪個不休；這種現象又刺激到莊子腦筋中，他又發生出一種「環中的思想」來。

莊子靜靜的想他們所爭所鬪的，不過是「是非」兩個字，你說我的非，我說我的是，說來說去終莫得個水落石出。他就想找出這「是非的對象」，要將「是的對象」找出，那「是」纔有個定準。將「非的對象」找出，那「非」纔有個定準。這「對象」是什麼呢？哦！他們所說的「是」，是合那道的便是。說的「非」，是不合那道的便是。那麼這「道」就是「是非」的對象了。這「道」又是什麼呢？這個

問題，就難解決了。那孔子說的道，是「中庸」。墨子說的道是「兼愛」。各不同各的，他們所見的「道」不同，那麼「是非」當然也是不同；所以就鬪了起來。

如今就是要先將這「道」的真象找出來，便可定他們的是非了。這道的真象是什麼呢？先請老子出來說：

（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然後請莊子出來說：

（齊物論）道惡乎往而不存。

夫道未始有封。

（知北游）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

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

原來這「道」是處處皆有，時時都在的，並沒有什麼地點的分別，我們決不能說某樣纔是道，某樣算不得道。那麼孔子說的：「中庸」是道。墨子說的「兼愛」何嘗不是道。不過這些「中庸」「兼愛」，祇是道的一分子，並沒有窺見道的全部，所以孔子的也是，墨子的也是。故齊物論說：『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無奈他們挾着一偏之見，無端的翻起「是非」來，未免眼光太小了。正如同一個拏着膀子說是人，一個拏着腔子說是人，一個說一個的不是，就爭了起來，真是可笑！所以莊子也有一段譬喻說：

（齊物論）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

人人說的都是，又有什麼非的，那麼各人說的是和非，都可以做得，不阻你們。

（齊物論）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這回莊子方纔拿出手眼來對待他們說，你們說的個個我都從，個個我都不從。

（養生主）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

（山木篇）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者止其旁而不取也。……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

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

這幾段，就是「休乎天鈞」的手眼了。鈞就是陶匠做陶器的轉模子，是旋轉無窮的，取其他也不落這面，也不向那面，極圓滑不過的。我嘗記得明時唐伯虎題畫的詩，有兩句說：『善亦懶爲何況惡，富非所望不憂貧』。也有點學莊子的意思。史記孟荀列傳說：『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這就是莊子滑稽的去處了。

既不落在是，又不向着非，還有什麼「是非」呢？樣樣都可行，那麼樣樣都可了。還有什麼非的。

（齊物論）彼是莫得其隅，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彼就是「匪」。詩經「彼交匪敖」，左傳引作「匪交匪敖」，（見襄公二十七年）匪就是「非」，就說是非既莫有對待的，便得了道的中樞。這就是叫做「環中」。環是連環，中是不偏不歪的。莊子這番思想，也不偏向那面，像這「環中」一樣。所以就名他叫做「環中」的思想。是極平等的思想。

（二）破壞的名學

在墨子的眼光中，看着這些是非，便想了一個統一的法子；若能統一，就沒有什麼爭論的了。他統一的方法是：

（墨子尚同篇）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天下之亂，若禽獸然……發政於

天下曰：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

在一般名家的眼光中，看着却說他們是非都是由將名實顛倒了，無端的起些爭論；所以他們那些「堅白同異」的辯論，都是要正名實。荀子受了他們的影響，也作了一篇「正名篇」來，要使名附其實。

這兩派對於言論界的問題，墨家是主張「統一」，名家是主張「正明實」。可是莊子對於這兩派都反對，他說是非萬難統一，況且有什麼是非，是也合「道」，非也合「道」，不可偏廢；所以他纔發出「天鈞」和「環中」兩行的主義來。

他又對這些名家說，你們還說什麼名實，不知言論界關到這般糟

法，就是因爲這些名實……要認得名是虛的，無所謂名。要將虛名一概取消，言論界方才清靜。若依着你們一味的用口舌去爭辯，即使辯勝了，終非究竟的解決。

（齊物論）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若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這一段，就是說徒靠辯論，終沒有好結果，所以他就發出一無名

主義」來。

要認得莊子的「無名主義」，就是他那「是非兩行主義」的後盾。何以呢？他既主張是非兩行；若沒有個對待的法子，那麼言論界上，仍舊的爭吵起來；所以這「無名主義」，就是對待的法子了。至於如何對付法，那麼先將「名實」來提一下：

譬如用火燒手，便起了一種「熱的觀念」。我們要表現這種觀念，便有了「熱的名詞」；可是這名詞是比量，若沒有「冷的觀念」，單有個「熱的觀念」，那麼這「熱的名詞」，便可不起。推而言之，這些大小長短高下是非都是一樣的比例；所以前篇所說的「中庸」的「兼愛」的名詞，也是「對待的」，「分別的」。•「中庸」的名詞，就是對待那「兼愛」而設。•「兼愛」的名詞，就是對待那「中庸」而設。

● 通通這些名詞，都是兩兩相形而生的。就是。

（齊物論）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

上篇既說無時無處不是得道。●「中庸」也是道，「兼愛」也是道，不過他們因一偏之見，見其一面，未見其兩面；所以就爭論起來，爭個那樣？就是爭這些「中庸」「兼愛」的名罷了。其實都是一樣的；所以莊子舉個例來說：

（駢拇篇）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

這就是名異實同的例了。●又如同那「楚弓楚得」的故事：說是楚

弓，便有了齊秦的界限，生出多少是非來。到不如說天下的弓，那麼無論那個都得，就省了多少事；所以爭就是爭這個虛名罷了。「中庸」「兼愛」的觀念，自然是不同的，要認得都是合道，不要立出「中庸」「兼愛」的虛名。大家互相忘記了，便沒有什麼爭的了。所以這個名，是萬不可立的。

（則陽篇）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

（逍遙游）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莊子這部書中，罵這些仁義禮樂，幾乎有百分之七八。從這裏看起來，他並不是不承認這些仁義禮樂，是不承認這些仁義禮樂的名詞。他既主張「是非兩行主義」，樣樣都合道，當然仁義禮樂是不阻止的了。所阻止的就是這些起爭端的名詞。

（天地篇）至治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无傳。

這就是莊子的「無名主義」的目的了。叙到這裏，那麼莊子罵仁義禮樂的宗旨，也可明白了。「無名主義」，是「是非兩行主義」的後盾，也可明白了。那麼「言論界上的平等觀」也就告終了。如今又來將他這兩種「平等觀」來總說一段。

第三節 結論

「物質界上的平等觀」，同「言論界上的平等觀」，這兩種平等觀的綱要，都是在齊物論論中看出。可是這篇文字中，還有兩個名詞最要注意！自來讀莊子的人，都沒有看出，所以題目就弄不清楚。那

兩種名詞呢？一種名詞是「成心」，一種名詞是「成形」。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亦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什麼叫做「成」？就是有一「我」的意思；有一「我」便有了私，一私便不平等了。所以一有了「我心」，就生出「言論界上的不平等觀」來；一有了「成形」，就生出「物質界上的不平等觀」來；就是要將這「成形」同「成心」化除去，就可以平等了；所以齊物論的開首，就拿一個沒「成心」「成形」的人來做榜樣。

南郭子綦隱機而坐，……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

可使如稿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子綦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齊物論的大要，就是莊子的大要；莊子的大要，就是要化去「成心」「成形」成了「平等觀」，達到「無我的主義」就圓滿了。

第二章 消極的結果

西哲海格爾有一段正反合之原理，說明思想進步的過程。

設有一傾向於此正也。未幾，又有一相反之傾向起而勝之反也。未幾，而正反二者互相調和，別成一新傾向，是之謂合。合即正也。對於正而有反，正反相合而成合。如是旋環不息，思想乃進化無窮。

這是思想界文明的公式，達爾文的進化論說：這些物質的進化，

都是本講「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公理。說自然界上的物質，要強有力者纔能生存。其弱的，劣的，當然是要受天演的淘汰了；所物以質文明全賴着競爭。這「物競天擇，優勝劣敗」就是物質界上文明的公式；那麼這兩界的文明，都是賴乎競爭；所以蒸蒸日上文明不已的。

莊子的兩種平等觀，恰恰同這兩種進化的公式相反。思想的進步，全賴着這些是非的辯論，他將是非都看得合道，滅息了這些辯論，以為一味的去求知識，有多少危險，這些知識，豈有窮竟的地步？

（養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所以他看看這些稚魯的人，到反稱讚他能保全他的天真，看着有知識的人，他到反說他如同死了一般。

(應帝王)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之乎？』

(又) 南海之帝爲儻，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儻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

這是他反對思想的進化，那一「物質界上的平等觀」是要教自自然界上的物質大小各自守分，不准互相侵陵。

(胠篋) 夫弓弩畢戈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鈞餌罔罟罾筴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這是他反對物質的進化。如今就依着他這平等主義去做，看做到什麼光景。

（莊篋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他的目的就是要達到這個地步方纔罷休，這便是消極的結果了。還有一層最要知道，消極同積極兩方面是背馳的。積極是進行無有止境的，消極也是進行無有止境的；並不是積極的進行莫有止境。那消極就有固定的地點。照這般說來，如果施行莊子的消極主義，定要做到人類滅絕，宇宙崩壞的地步。如他所說「老死不相往來」的目的，還文明得多了。如今將他的文字駁出一段來證明：

（天地篇）子貢南游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

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其名爲槲，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這篇文字，就是他反對物質文明，要想將一切機械觀念，摧鋤盡掉，但試問這丈人何不用手捧出，如今用甕去打水，仍是有機械的觀念，終究不妥。又用手捧，仍是不妥，不如用指去染。由此推論這消極，可見是無止境的了；所以莊子這些主義，着實施行，不知要到什麼地位方才心够。只因爲他受社會的刺激甚大；所以就發出這種因噎廢食的思想來。

第五篇 莊子的文學

史記論莊子的文字說：『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後世的文人本着這句話去論莊子的文學，不說「奔放」，就是「馳騁」，都沒有將莊子的文學精神看出。

我最佩服章實齋先生的詩教篇

（文史通義詩教上）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以論後世之文，……知戰國之文，其源多出於詩教，而後可以論六藝之文。

他的意思以為漢書藝文志說：『縱橫家者流出於古行人之官』行人就是使臣，在春秋時各國的使臣出使，都要賦詩。（看左傳便曉得）為甚麼要賦詩呢？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又說：『不學詩，無以言』。可見讀過詩

的便能說能講了。戰國的人個個的口，都是流利的。因由他源流就是從詩經出來；所以說「戰國之文多出於詩教」。

實齋先生這見地，高明極了。但是他沒有將源流統系分別討論。茲就我的見地略略的來論莊子的文。將詩的派別分出來論莊子的文學。以補他的缺點。

大約文學可分爲兩種：一種是「想像的」，一種是「實寫的」。• 想像是寫那實情實景的幻象，使人由幻象去思索他的實情實境，就如湖山的攝影一樣。• 此種最足引起人的美的興味來。實寫就是直寫那實情實境了。• 詩的「比興」，就是「想像的」。• 那「賦」就是「實寫的」。• 今讀國風覺得意味比雅頌深長得多了。• 因爲國風的「比興」，較雅頌要多些，想像要富些。• 詩的派別；所以就分兩種；一種是「

楚辭派」●此派的文學，是借那些香草美人來影照離臣去國的牢騷，使人讀着便引起無窮的蕭瑟來，是屬於「想像派」，從詩的「比興」導源來●一種是「國策派」●此派的文學，是直寫實情實事，是屬於「實寫派」●從詩的「賦」導源來●以後的文學，就由這兩派分支●莊子的文學，兼有這兩種，他自己說他的文章，是有「寓言」有「重言」●寓言，是寄託的，就是他那些譬喻，是屬於「想像」一種●「重言」是世俗所重的言，就是社會的實情，是屬於「實寫」一種●更有一種是「卮言」，這種如同圓酒杯滾來滾去無定向的滑稽的●（寓言篇）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寓言十九，藉外論之，重言十七，所以已善也●

（天下篇）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爲曼衍，以重言爲

真，以寓言爲廣，廣是借譬喻寄託的言來開廣人的心思，真是引實情實事來啟發人的信仰，而寓言居十分之九，重言纔居十分之七，所以莊子的文章，汪洋浩瀚，使讀的人活潑了多少胸次，引起了多少觀念，就是這「想像」的作用居多半了。這是莊子文學的特點爲別家所不及。

祇有列子的文字同莊子相似，但是這種書是後人摹倣莊子僞造的。何以呢？劉向校書說：『列子是鄭穆公時的人，鄭穆公隔孔子時有百多年，如今列子書中稱道着孔子的話，一定是劉向以後的人摹倣莊子來僞造，時代他也不暇及來考察，大概劉向那時的列子，必定不同如今的列子，因爲鄭穆公那時的文體，還沒有變遷到莊子的地步，決定是後人僞造的了。所以莊子的文學，是獨一無二的。』

第六篇 結論

莊子的學術，雖是比老子不同，但他宗祖老子，所以一切學術，都是由老子發展擴充出來，源委可以推尋。今列個統系在下面就明白了。

(莊)

自守的主義

知足知止

(老)

任天的主義

自然

無我的主義
環中的思想

虛

破壞的名學

無名

莊子所生的時代，是九流競辯，百家騰口的時代。莊子所居的宋國，是兵戈蠶午車轍縱橫的地方。那時的人，都流轉牽扯到戰國的旋

渦中，惟獨莊子以最高的眼孔，最博的學術，最利的口吻，最大的魄力，把三皇五帝的仁義禮樂都駁翻了；把諸子百家的高談雄辯都關倒了；把王公大臣的勢位權利都看輕了。戰國的學術界中，開了一新紀元，中國的哲學史上放了一大光彩。

(三)

趙希獻

一 緒論

莊子略傳

莊子名周，曾爲漆園吏；梁惠王齊宣王時，（約在周顯王十四年至赧王四十年之間，即西元前三五五年至二七五年。）宋之蒙人也。蒙在今之河南——其書所載，與惠施談論之辭頗多；足徵兩人友誼之篤焉。

莊子書之真僞及其體例

莊子一書，今之所存，凡五十三篇；其在外篇及雜篇，業經考訂家獲有明證，足徵其僞者，讓王，說劍，盜妬，漁父，胠篋，等篇而已；其餘雖鮮獨立之精意，不啻爲內篇之註釋，然尙無確據，未能遽斷

其爲僞也。

是書之體例，略分爲三：曰寓言（如寓諸肩吾，連叔之事），曰重言（如託諸神農，黃帝，堯舜，孔顏之言），曰危言。蓋當時舉國若狂，惟功利之是尙，實有勝於老子之時；則其說之不容於世也，無疑矣。爲莊子者，其將埋其說於胸臆，以老以死，而淹沒不復聞於世乎？抑將別有所託也。故天下篇曰：

以天下爲沈濁，而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

託其說於寓言重言危言，其益安在？寓言篇曰：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與

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

又曰：

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

又曰：

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要之，習俗之移人也深矣；俗尙功利，則衆慕功利；習尊古聖，則衆敬古聖；逆乎潮流之說，其不爲世俗所棄也，鮮矣；先入爲主使然也。● 寓言者，所以藏其逆流之跡；而重言危言者，所以合乎世俗之心；故莊子託其說焉。

莊子學說之淵源

甲 時代背景

子，政治狀況

莊子之時，一「強吞弱」一「君暴民」之時代也。是時，封建及霸政衰熄盡淨；兵連禍接，爲時幾二百載；故孟子曰：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

莊子曰：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

則當時人民之憔悴於暴政，亦云極矣！

丑 社會經濟狀況

當時社會經濟之狀況，一貧富懸殊之狀況也；蓋都市日趨繁盛，而鄉村日形寥落，使之然耳。齊策蘇秦曰：

臨淄七萬戶，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足徵是時都市之繁盛，然其所以致此者，厥有三因：諸侯擴疆而專政，促都市爲政治之中心，一也。工商發達，（如郭縱冶鉄，倮之畜牧，清之穴礦，呂不韋之營翟陽大賈）人民爭趨都市生活；促成工商業之中心；二也。戰禍連年，農事因之而荒；田間生產既少，鄉村生活乃艱，三也。

寅 學術思想

莊子之時，一學術思想極發達之時期也。其促成之原因，蓋有二焉：政治黑暗，兵禍連年，所以促成政治之驚詫；貧富懸殊，民生凋敝，所以促成經濟之恐慌；生是時者，自不能不謀解決慰藉之方，學說乃因之而雲起，此其一也。諸侯競爭愈烈，則戒備之心愈切，自不得不廣羅人才以爲己助；故任人惟才，階級制度漸消，布衣乃一躍而爲

將相矣。他如秦孝公，齊威王，梁惠王，與夫孟嘗，平原之輩，皆以收招多士著；士之聲價日益增，而士之爭自濯磨者，因之而日益衆；此其二也。

是時，救世派則有墨子之「兼愛」，「克己」，孟子之「統一」，許行之「並耕」；攻古派則有彭蒙，惠施等之名學；自然派別有老聃，關尹之「虛靜無爲」。天下篇曰：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

斯足以證明關尹，老聃之屬於自然派也。

乙 莊子之個性

莊子者，天才家也，其情也富，其思也密，其觀察也精深；故其對植物也，則於人間世篇云：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滿，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其對動物也，則於秋水篇云：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

於齊物論又云：

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齟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

哉？……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鴟鴞耆鼠；……援獮以狙爲雌，麋與鹿交，鱷與魚遊；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

其對宇宙也，則於天下篇云：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歟？生歟？天地並歟？神明往歟？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莊周聞其風而悅之。

夫察其形而忽其性者，人之常情也；至若見枝葉之翠麗，羽毛之豐美，而能慮及「霜降則木落」「暑來則毛脫」者；其在古初，蓋已鮮矣；獨莊子推闡不遺餘力：於木也，則究其常存之故；於獸也，則比其相異之性；更進而察宇宙萬物之變遷，一旋生旋滅，莫知其詳，一

疑乃生焉；斯疑也，其爲一自然說」之出發點乎？

丙 莊子之根本思想——「自然」（道）

夫萬物之旋生旋滅，究孰使之，雖未可知；然其消長相間，宛若環然，非有大力，孰克使之？「自然」既俱若斯之大力，則人又安能而違之，且安得而不信任之；加以當時政治之混亂，思想之龐雜，用私智而盜名利者，有之；圖珍寶而起盜心者，有之；飾僞而枉法者，有之；且也，計較之心愈烈，競爭亦因之而愈劇；法令之行愈彰，君權乃因之而益尊；卒致一切亂源，皆基於此，民命以之而戕殺；又何若去其害，而聽其自生自活之爲愈也。故其說一則主「垂網人爲」，曰：

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柙符破璽，而民朴

鄙；捨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駭篋）

一則主「信任自然」，曰：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容，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應帝王）

既知莊子之根本思想，實基於「信任自然」；則其對於宇宙，人生，與夫政治，名學之思想，如何？請分章而論之。

二 宇宙論

前既言莊子信任「自然」矣，而「自然」究屬何物？其信任「自然」之原因，又安在？請申論之。

甲 「自然」究屬何物

莊子所謂「自然」，即「道」也；其力足以變化（造成或支配）萬物，而萬物莫之能違；故大宗師篇曰：

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

其性質（變化萬物之力），有徵；特其表現至微，而作用成習；吾人由暫觀久，潛移弗知——如不覺岩石之遲緩養化，地球之日夜運轉耳。——其時期，則未知所始，則未知所終；故大宗師篇曰：

夫「道」有情有信，无爲无彤；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根自本；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

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乙 信任「自然」之原因

莊子觀察宇宙萬物，如天地之運轉，日夜之相代，雷雨之變化；一若循一定之規而進行，無參差錯亂於其間；則自然界之運動，雖未知有無特別之主宰；然此一定之規律，誠萬世而不變者也；故天運篇曰：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嘯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

齊物論又曰：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必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

此其原因一。

莊子由觀察而以爲天「自然」之與人，其壽不啻彭聃之與蟪蛄，其體不啻滄海之與一粟；故秋水篇曰：

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者

又曰：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以迷亂而不能自得也。

夫人所佔之時間空間，較諸「自然」既如是之微；則其力之不敵「自然」也，明矣；人力既不敵「自然」，則與其逆之而致敗，何若信任之。此其原因二。

然其主因，仍根於當時政治黑暗，兵禍連年，與夫貧富階級之懸殊；蓋有政府之組織，始產君主之淫威；因君主之大欲，乃構盈城之慘戰；商業既興，詐僞乃生；貧富懸殊，盜賊茲起；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政治也，金錢也，二者皆待人爲而後彰；故主張信任「自然」，使人皆「其行填填」「其視顛顛」，以破除萬惡。故馬諦篇曰：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以禽獸

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闌；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此其原因三。

三 人生哲學

莊子既信任「自然」矣，故其人生哲學，亦帶此自然之色采；是以逍遙遊篇曰：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天下篇曰：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不謹是非，以與世俗處。

莊子既信「自然」之力爲最大，故彼以爲人之於「自然」也，順之則逍遙自在，無憂無慮；逆之則雖獲富貴，而亦不免自尋苦惱耳；故德充符篇曰：

死生存亡，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大宗師篇曰：

今之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鑊鄒，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者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更進而言之，人之生死亦何獨不然？其生也，自然也，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其死也，亦自然也，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是以惡死無益，貪

生亦無益；惡生無益，樂死亦無益；聽其自然而已矣。故曰：

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養生主篇曰：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莊子於養生處世之道，亦以順「自然」爲主；故於養生，則主張虛心以待己，「無欲」以接物；於處世，則主張「無用」以保身，「無忤」以處人。

甲 養生

子 虛心以待己

人間世篇曰：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

，（僉云當作耳止於聽）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齊（齋也）也。

「虛」之益，安在哉？山本篇曰：

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丑 「無欲」以接物

莊子以爲，凡人之於物也，欲之太甚，則神爲之役；重物而忘己，卒至因之而傷生。故曰

且夫失性者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

耳不聽；三曰五臭薰鼻，困懷中類；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乙 處世

子 一「無用」以保身

莊子主張「無用」？其因蓋有二焉：其一，人力不能勝自然，與其欲「用」而未能，何若「無用」？其二，審觀宇宙，其能免外界之摧殘，而遂其自然者，非無用之物乎？故人間世篇曰：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其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又曰：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其

高臨山，十仞而後而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滿，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丑 「無忤」以處人

凡國之相戰，民之相殺，其端莫不由於爭；爭成於相忤，故莊子主張勿爭勿辯；而於人間世篇曰：

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庇。

四 政治哲學

前既申論莊子觀宇宙之變，而信「自然」具萬能之力；察社會之狀，而知「人爲」爲萬惡之藪；政治者，人爲之尤者也，皆當道用智求

名之所致也；故胙篋篇曰：

天下每每大亂，罪在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以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

又曰：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擗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藏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人間世曰：

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當時之「干涉政治」既不爲莊子之所許，故其理想之中，厥惟「無爲政治」；「無爲政治」者，何？任民各發展其個性，而不加以絲毫

之干涉，是也。故應帝王篇曰：

夫聖人之知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已矣。

又曰：

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此種思想，要皆環境刺激之所致；其依據之理由，有三焉：

其一：人各順其自然之性，以生以長，本無待乎政治；今治之以政府，迫逆其自然，愈弄愈壞，其結果卒至治死百姓；故應帝王篇曰：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

沌死。

其二：無爲之治既行，則人各得順性以發展；上無所爭，而下無所缺，美滿之結果可得矣；故馬蹄篇曰：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名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墳墳，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辟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其三：應帝王篇曰：

……且鳥高飛以避矰戈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之，一虫之無知。

其意蓋謂：「干涉政治」之於民也，其有害於民之「自然」，亦猶燔戈之於鳥，熏鬻之於鼠；今以二虫之無知，尙能高飛深藏以避害。况人爲萬物之靈乎？則「干涉政治」之不能永存也，無疑矣；「干涉政治」之必敗，亦即「無爲政治」之必有成也。

五 名學

春秋以還，「辯言正詞」之學漸興，墨子之辯經，名家者流，頗師之；莊子生於墨子之後，其時遊談之風大盛，蘇秦，張儀高唱「縱橫」竟使天下諸侯隨其說而轉移；其專以名學著者，惠施，公孫龍諸人是也，然莊子皆非之，故齊物論篇曰：

辯也者，有不見也。

其所以非之之故，要不外彼視是非爲無定耳；是非何以無定，其原

因有三焉：

其一：是非者，因時而變者也；此時之是，或在彼時而爲非；此時之非，或在彼時而爲是；故秋水篇曰：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自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其二：是非者，因「對象」而變者也；此以爲是者，而彼或以爲非；此以爲非者，而彼或以爲是；故齊物論篇曰：

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獐猴然乎哉？
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糞，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獮以狙爲雌，麋與鹿交，鱓與魚遊；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

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其三：是非者，應乎心而變者也；當時百家羣起，各是其說，而非人之說，此其徵也；故齊物論曰：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者，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由是莊子反對辨論之要因，可得而言矣；曰：「天下無絕對之是非」；故齊物論篇曰：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無窮也，非亦無窮也。

莊子以爲「是非」非「絕對」的，乃「連續不絕」的；「是非」既無定，則又安辯爲？故莊子非之。

六 結論

(甲)

觀夫老子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莊子之『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其文辭雖異，其用意則同；至若『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老子)之與『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臭薰鼻，困悞中顛；……五味濁口，使口厲爽；……趨舍滑心，使性飛揚；(莊子)』，『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老子)『之與』『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擲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民乃朴鄙；擗斗折衡，而民不爭』。(莊子)『則

又文辭用意俱同矣；可知莊子之說，實導源於老子，而未足獨樹一幟也。雖然，莊子所遭之時，非所謂戰爭劇烈，貧富懸殊之時乎？其政治社會之狀況，有以異於老子之時乎？所遭之環境既同，所受之刺激自無以異，故於政治人生之改革，抱同樣之思想焉；則其說之相類，環境使之然耳，未足以厚非也。且其書與老子相異之點，其粹者駸駸乎足駕老氏而上之；即以「道」之一字而言之，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曰：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道既生萬物（從其前說）矣，而萬物又生於無，（從其後說）則是「道」「無」相同矣。然在莊子之書，則未見用「無」以代「道」者。夫以無代道，適足曖昧「道」之真義，而惑亂閱者之目；斯則莊子超乎老子之點也。

(乙)

莊子生乎擾攘之世，目睹政治之惡劣，民風之污濁，與夫種種人爲，何一非鑄成萬惡社會之因子；故力主棄絕人爲，而順乎自然。以余觀之：棄絕人爲，其於禍國殃民之政府，欺詐貪僞之民風，足以消滅於無形，固也。然所謂順乎自然者，其將順民之常情，而任其好吃懶做乎？誠若是則將不耕而欲食，不織而欲衣矣；其弊必至相爭相殺，無所顧忌，欲世之安其可得乎？若夫莊子所謂之「彼民」——「馬蹄籜；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者，來者未可知，若以今日而言，則尙無足以語此者；況莊子之時，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而欲得所謂彼民者，不亦憂憂乎其難哉；是故其說僅足稱美於理想，迄今尙未能實行也。雖然，彼之爲是說也，亦因憤世而已矣；雖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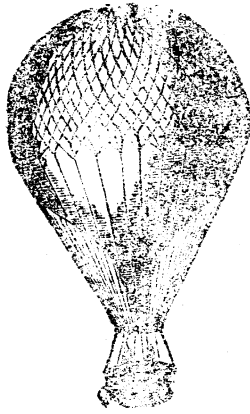
免有所偏激，然亦足喚起國人改革社會之思潮。

(丙)

宇宙萬物，其一成不變乎？英倫諸島，今號溫和，然在邃古，則屬冰天雪海之區；繼今以往，其將漸轉而復寒乎？抑亦遞加而更熱乎？雖未可知，然其變化而不主故常，無疑矣。裘之在冬日也，可以禦寒，可以保溫；若於夏日而服之，則汗流而頭眩矣。同一物也，於冬則可愛，於夏則足惡，是心之好惡，亦因時而變，與物無異。是非者，常隨心境及外物而爲變者也；今心之好惡，及物之質量，又常因時而變化；則是「是非」之因時而變也，明矣。今之倡「相對論」者：常喻觀者而爲鏡，（閱者可參看石原純之愛因斯坦和相性原理）斯鏡也，凸凹互異，色彩各別；集以映物，雖所成之像，形形色色，各有差

別；然皆真而非僞。何也？物非有異也。——茲以人比鏡，事比物，「是非」比像：「是非」之無定，猶物像之各殊；而人性之相異，實較乎形色爲尤繁；則對一事之觀念，其「是非」雖各各互殊，然亦如「物像」然，皆得爲真；皆真，則是「是非」者，因對象而變者也。●

莊子生乎千載之上，即主張「是非因時而變，因對象而變」（參看本篇莊子名學），與愛氏之說，遙相輝映；以今證古，益見古之不謬；斯亦足使吾曹毅然斷定，彼乃世之天才也。●



(四)

張連懌

先秦諸子學術、微渺精深、博大雄奇、無所不包、無所不有、質諸世界學者、己人無異言、所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蓋不過舉其著者論之、其外兵農從橫各家等、尙不勝枚舉、要皆分途異唱、各放異彩、凡世界現今所倡各種思想、已爲吾先民敗之於前、則豁然無疑、故諸家學術、雖不免紛紛出人、錯蹤抵牾、總之研究其說者、在善別察詳審、援其所長、而擯其所短、余既讀莊子竟因嗜本斯義、列爲通論數則、以驗他日之進步如何、若曰、能道人之未道、發人之未發、則吾豈敢、引言第一

孔老墨三家學術、俱好託古、以爲非是不足令人信、墨實自苦爲極、日夜不休、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帝禹治水、積勞旬年、功在天

下、故墨家樂道之、老氏以虛无爲本、以自然爲用、必稱太上遠古、始足道其立立之理、儒則居於二家之間、無過不及、爲聖之時、故特折中於堯舜、推爲郅治、遠不及太古、近不必後王、孔子刪詩治樂、託始唐虞、殆有由與、莊子傳老氏之學、述容成大庭伯皇諸氏、其人之有無、俱不可知、要皆託言至德之世而已、不幸中國歷來尸祝儒家、故其託古過實、輒不之察、使莊子與孟子易位、而後世信莊子適如信孟子、則焉知所謂寓言者、不變爲事實、堯舜伊呂之真、不變爲鴻蒙雲將之誕耶、故老莊託古、人多知爲虛僞、孔孟之託古、即信以爲禱、實孟子終不肯欺人、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由是可知中國學術家多由迷古、而進於託古、學者必欲實事求是、則不獨梅賾之僞古文可攻、即孔氏之眞今文亦可攻矣、嗟夫、此崔東壁考信錄、康長

考索改制、所作由也、託古第二

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後世多言其僞、蓋文筆拙劣、立言淺陋故也、然苟無左券、亦無鐵證、決不能因文有高下、遂擬爲僞、司馬子長爲一代淵雅之士、其傳莊子、何以又曾及此、若果爲僞、子長必早辨之、其不可輕信一也、莊子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疢潰癰、生且不樂、何有於文、應帝王與在宥末節、前後詞氣俱不甚合、抑又何說、其不可輕信二也、莊子尙虛無、貴自然、能文與不能文、書無明證、若據子長之言、則恐僞者反眞、眞者乃僞、何以言之、莊幸論倖臣、或人說弋鴈、皆與此數篇逼近、儼如一家之作、莊子楚人、此二人亦楚人、楚人善喻、必欲刻舟求之、誠不如讓王四篇、方爲眞作也、蓋三代戰國之際、言爲公言、道爲公道、非如後世作家、鑿

爲私有、假以釣名耳、章氏實齋已早論及、今不多辨、故研究此書者、勿先存真僞之心、便加以取舍、以致見道不全、則誤矣辨僞第三

莊子徒知至德之世、禽獸成羣、草木遂長、可係羈而游、可攀援而關、不知人走不如獸、飛不如禽、苟不早設馴服驅除之方、則人恐早無餘類矣、又焉得如其所言、與禽獸共享大同耶、大抵道家貴無爲、而不思事實、故處處適與儒墨相反、同一馬也、荀子以造父善御爲功、莊子以伯樂善治爲罪、同一木也、荀子以直必中繩、曲必中規、莊子以中規中矩、本非植木之性、詩禮於儒以爲道德之極、君子之學也、莊子則詆儒以之發冢、殆小人之尤者、黑家以自苦爲極、莊子既謂其亂之上、治之下、又贊其爲才士、殆是之又非也、餘論第四

莊子書傳至今、已不下二千餘年、就中散遺必多、偶讀世說、見遺

文一條、爲今本所無、書之以備參考如下、

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唐李白句云、「海客無心從白鷗、」或此文在當時、尙未脫遺、故白詩及之、可爲讀莊子者之一助、特附誌此於、拾遺第五



(五)

彭元槐

莊子一書，漢書藝文志言五十二篇。今存者僅三十三篇。計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內篇詞旨瓌璋，前後一貫，莊子全部學說皆具於此，出於本人自作，全無疑意。外篇雜篇，文筆較劣，而其意旨復與內篇重同，決非出自莊子，除大部分爲莊子門人述作外，其餘或出自後人僞託，或係治莊子者附益之詞。如讓王，說劍，盜跖，漁父等篇，按其文詞意義，與內篇毫不相及，絕爲僞構。至於天下篇，以莊子學說與墨翟，老聃，惠施諸人平列並論，並作一種精密之批評，顯係後人論斷諸子之文，絕非作自莊子。然有一部分之言詞，敘述莊子思想之來源與要旨，與莊子學說亦有絕大關係。胡適評論此篇爲莊子絕妙後序，誠然可信。

莊子生平事蹟，古今論莊子者，均無精確之陳述。據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爲蒙漆園史。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生於何年，死於何時，俱無可考，由上列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一語推之，莊子生存之日，約當西曆紀元前三百二十年與二百年之間。

莊子天下篇云：

芴元嘉本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
作寂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

不教復於。不謹是非，以與世俗處。……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

此段論莊子個性，最爲精當。雖其文出自後人撰述，但較之他書所記載，近人所評論者，最爲可信。故仍錄之，於研究莊子學術思想，亦有最大之助力。

莊子思想雖間有個性之發明，然多承襲於老子。但天下篇老，莊並列而不相屬，又可知莊子之於老子，不惟能盡發揮光大之功。道家哲學於中國思想史中能獨樹一幟，確乎其不可拔，得力於莊子者，實不鮮。

莊子見乎戰國之時，舉世「相刃相靡，其行盡若馳，而莫之能止。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忡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所以莊子持

論務深探天地之本根，而以之泛應於人事。所謂天地本根——道，即近世學者所謂本體。莊子頗喜言變化，與今日所謂流轉創化之旨相脗合。宇宙本體之道，老子書中已言及之，但多抽象獨斷之詞。莊子則能合之以『天倪』，即所謂『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而於人生方面尤能暢發無遺。

莊子由上面『道』之觀念，建立一種特殊『人生觀』。但中國歷來研究莊子人生哲學之士，於莊子所懷『道』之根本觀念，未曾明白，復以莊子哲學與別家學說互相比較，遂武斷莊子人生哲學爲『出世主義』，或『達觀主義』，甚至謂爲『逃世』與『混世』。其實用以上名詞形容莊子，已完全遺失莊子全部人生哲學之真義。然莊子所持人生態度，究竟如何？莊子在大宗師中，曾假孔子告子貢之言曰：

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由此，可知莊子人生觀，幾盡乎『相造乎道』一語，由此推衍，無不可得一貫之理。但須如何方能達到此種境界？須如何方可實現彼所懷抱之人生觀？莊子在第一篇逍遙遊中曾陳出一種辦法：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聖人无名。

『无名』，『无功』，『无己』，是一部莊子人生哲學之綱維，亦即莊子主張『相造乎道』之方法。若能於此三點得一種明確之觀念，則莊子全部人生哲學即不難融會貫通。但『无名』『无己』比『无功』較爲難明，最易使人誤解，被人攻擊，被人攻擊。然莊子於此二點在內七篇中其討論亦特別詳密。茲將研究所得，逐次詳釋，以明茲三點之意旨。

一无名『名』之一字，與孔子所謂正名之名同。古代哲學史中最重要之問題，即此名實之爭。老子是最先提出無名問題之人，曾云：『名可名，非常名。無名，萬物之始。』又極言『無名之朴』之美。可知莊子之無名即本於老子。莊子推原名之起，起於彼此，彼此既形，是非亦彰。以致發生當日儒墨之爭。莊子欲泯彼此之見，破是非之心，而歸之於無名。故曰：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瀉又作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

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大宗師）

『兩忘而化其道』是莊子對於名之解決，亦即彼主張無名之義意。既兩忘而化其道，則道之所在，非言所能隱匿，奈何有是非之爭乎？

齊物論云：

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以是。

道與言本有相連之關係。因道與言均有所隱，故儒墨各是其是而非他人所是，各非其非而是他人所非。然道爲何隱於小成？言爲何隱於榮華？莊子解答云：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齊

物論）

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正因人各師其成心。既成乎心矣，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此種是非糾纏不濟之例，莊子曾設有最明晰之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同上）

此二人對辯之結果，只因各有彼是之見成乎於心。又因見彼之非，方自信其是，因自信其是，則以人爲非，以致是非終無已時。然莊子始終欲除是非之見，故另設一喻以明之：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同上）

生死既無所別，於是是非尙何可不可之有。無可無不可，即不著意於是非。若有執着之見，因是而見非，復因非而見是。是尙有是非之爭

，不能冥其分矣。不能冥其分，安能臻於『無名』。莊子既以生死喻是非矣。猶欲泯其彼此之見。以爲欲泯彼此之見，必先破其成毀之心。又曰：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同上）

郭象註云：『成毀生於自見，而不見彼』。猶言自慶其成，而不願人之毀。此仍彼此之分明，非『無名』之本意。惟達者能無成毀之心，始無彼此之見，則道通爲一矣。故曰：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同上）

『天鈞』者，『天倪』也，即均平自然之理也。聖人息心于自然之境，和是於無是，同非於無非。既無是非矣，安得有名乎。莊子既泯其

彼此之分，破其是非之見，故對於此等見解，確有一種特殊主張：

欲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同上）

『以明』者，以彼明此，以此明彼也。郭象註云：『欲名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至於非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於是始可以言『無名』其不能無者，在有彼此之分耳。莊子又曰。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郭象註云：『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推其弊端所在，由不能見己之不是，而自以爲是也。故曰，我不自是，安見彼之爲非，則彼

實由吾自是之一念而生也。又因有彼在，則吾自信皆是者，又不能不
明白宣示，則吾之自是，實因彼而生也。莊子猶恐人不知何以明之？
復設爲指馬之喻：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
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同上）

莊子既以指馬相喻，彼此反覆相明，猶以爲未足也，更進而言曰：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同上）

『照之於天』即明之於自然也。聖人不由於人世是非之塗，與之混合
，而是非無患不當。郭象註所謂『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故又
白：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

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猶言我自以爲是，已爲彼之所非。然彼之非我，彼正自以爲是。由此觀之，此亦自是而非彼，彼亦自是而非此，彼此各執一是非。實則吾見彼爲非是，而彼實自是，我自信爲誠是，彼又從而非之。故曰：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

人我相對，是非生焉。聖人無心，但與物冥，不與人爲對，而『照之於天』。明之於自然，則反諸莊子所謂『道』矣。聖人居道之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是非。但物莫不自是而相非，故是非均無窮，唯得環中之道者始能應乎無窮。能應乎無窮，則無是無非矣。泯乎是非，則彼此俱空矣。至此，始達到莊子之『無名』。

二「无功」功字之義，與立言立功立德之功無異。莊子以爲人生目的不在乎立功，而一人之影響亦不僅立功於天下。此種學說純係時勢之反動，與老子「不爭主義」名雖異而旨則同。莊子推想當時社會國家種種罪惡之原，以爲殺人，破家，滅國之慘禍，無一不由「功」之一字所演成。欲求根本之解決，乃有「无功」之主張。逍遙遊云：

「之人也，之德也，將旁薄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弊弊以天下爲事。」

「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熟。是其墾埴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因不肯以天下爲事，又不肯以物爲事，故不願示功於天下。老子云：『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又云：『我無

爲，而民自化』。此之謂也。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窅然喪其天下焉。

堯之能如此者，其心能遺外天下也。惟其能遺外天下，故能平治天下。然天下宗之，而猶喪之者，因無所用於天下也。堯之無所用於天下，亦猶越人之無所用於章甫耳。故譬之曰：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纹身，無所用之。

『無所用之』是莊子無功論第一理由。其次如：

若與予皆物也，奈物哉其相物也。（人間世）

既不肯相物，更何肯立功於天下。即不得已而臨蒞天下，成功社會幸福。莊子亦以爲不當貪人之力以爲己力，貪天功以爲己功。故應帝王

篇曰：

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視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遊於無有』亦是莊子『無功』之本意。遊於無有，則所遊者虛也。既虛矣，何功之足言。上引應帝王一節，是莊子述老聃告陽子居之語。老子書亦有『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之言。由此可見莊子學說與老子之關係。

三无已 論到『無已』，已達到莊子人生哲學之中心。莊子對於人生特殊之見解，所得之結果，即此『無已』工夫，最爲重大而緊切。與他家坐而論道者，迥然不同。雖其意境視前三點較爲難明，然無不由『道』之觀念以出之。莊子曰：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以我爲一。（齊物論）

又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德充符）

因有此『萬物皆一』之觀念。又有所謂『不際之際，際之不際，』之說。故對於人人所難解之問題，——我——莊子竟提出一種『无己』之主張。但人各有己，何可說无？因莊子以爲『小我』之己，不能脫離天地萬物合而爲一之『大我』而獨立。然此『大我』，又與自本自根之『道體』合爲一氣。然『道既無時不在流轉創化之中，而此『大我』亦無時不在推移創新之境。則此比形天地受氣陰陽之『小我』，更何能離『道』而獨立。故在大宗師中言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

汝惡之乎』。子輿答曰：

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鷄，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鴟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驚哉。……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俄而子來有病，子犁往問之曰：

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

子來答之曰：

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

以上所述，係莊子論『道』之言。彼以爲『小我』之已，既不能離『道』而獨行，則人生之趨向，宜依乎天道之運行，不能有絲毫之違意。故在人間世篇述蘧伯玉教人處世之道云：

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

此種議論，即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如是，則天之所爲者，即人之所爲矣。故曰：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大宗師）

天人既無所別，則所謂知者亦無所用。故曰：

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聖人不謀，焉用知？（德充符）

養生主亦曰：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隨无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此莊子禁人之用知也。復示人以知之不必用，發爲疑問以明之：

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齊物論）

莊子猶恐人據一偏之知，以爲正知。因復設問以解之：

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援猴然乎哉？

三者孰知正處？（同上）

民食芻豢，麋鹿食藜，麟姐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同上）

攫獮狙以爲鷓，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

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同上）

既無知矣，安有已哉。無已必先無知。莊子人生哲學，無一不由『道』之根本觀念推衍發皇而來。其目的不外乎『相造乎道』，而其方法不外乎『无已』『无功』『无名』三種要素。近人胡適批評莊子哲學謂：『他雖說天道進化，却實在是守舊黨的祖師。他的學說，實在是社會進步和學術進步的大阻力』。然莊子於人生方面，雖主張『无名』『无功』『无已』，而對於社會，國家，世界，之制度，習慣，思想，亦未始全無改造之能力。如在當日封建制度，貴族政府時代，毅然大倡『在宥』之政策，主張使人民絕對自由。又在強凌弱，衆暴寡，武力專橫之秋，主張弱小民宜聽其自立。如是者，豈守舊黨所能

爲乎？即今日號稱學術最盛之國家，自歐戰後，始有人民宜使其絕對自由之主張，提倡世界和平之學說，扶助弱小國家獨立生存之善舉。而在中國學術思想界中，則二千年前已有如許之論調。因此，吾人不能不推想戰國學術思想之盛，更不能不欽服莊子學識之深且遠。



(六)

李佛人

莊子的倫理學

莊子的倫理學仍歸本於自然，禮法的儀式，幻乖違的德行，都是殘生損性的，破除禮法破除德行神遊於靈界，仙身於天真，偷渡這命的流行的無聊人生。

『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壞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立矣！』
（胠篋篇）

表明他係法外的人生哲學。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
（天下篇）

排除恩怨否泰，居乎靈界以上。

又人生純全是命的支配，是勉強不來的。故曰：

『生死存亡，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德充符）

人生屈伏於自然威權之下，只好任其自然，俯首聽命，無事勉強。至身外一切都看成空無所有；外界的事雖千差萬別，根本上『萬類皆一』的，一切作爲，只庸人自擾，螽賊生命的。

『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恥戮不足以爲恥辱』。（秋水篇）
此段叙明空外的意思。

『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此段叙明生死也是受命運的支配，况外物乎？

莊子又以爲人生有輪迴的，生不過氣之聚，死不過氣之散，一生雖

易渡，然是繼續交替的。由於天下皆一氣，故生爲可反。他的例：

『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

說人之一生，白駒之隙耳。

莊子的處世，也根於自然，提倡無用，他以爲有用就是苦痛的源泉。

『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逍遙遊）

他待人的方法：

『引之則俯，捨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天運篇）

莊子的快樂以武官激刺之強度滿足爲主。又爲維持久遠的快樂計，

故重心靈而黜武官。曰：

『……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悞中顙；四曰五味亂口，使口厲爽；五曰，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天地篇）

前四層指斥武官之刺激，以謂刺激強烈，則足以失性，

綜觀以上，論證莊子倫理學完全以趨順自然，宰制性慾爲根本。

(七)

吳揚澤

莊子之物理學

物質之循環與不滅

莊子妻死，莊子鼓盆而歌。惠子曰：「妻死不哭足矣，反歌之不亦甚乎？」莊子曰：

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查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氣。雜乎芒筭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以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又云：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无成與毀，復通爲一。

人之身體，爲三十六種元質組合而成。其中最顯著者，爲養氣，炭氣，輕氣，淡氣，鈣，磷，鉀，硫鈉，綠氣，鎂，鐵，弗素鈉等。凡人吸取此等元素，分有形之吸收，與無形之吸收二種。如取動植礦與水爲食料，有形之吸收也。在空氣中吸取氣體，無形之吸收也。當人未出世而生存於母體時，則間接取之於母體，及至離母體而生存，則直接取於食料及空氣中。今日生理學發明，則知人之成形，由於父母受精後，若干精虫，存於母體子宮中，弱肉強食，最後強者獨自生存，吸收母體養料，漸漸成人形，至一定時期，乃離母體而出世，若精虫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勢力相等，則有雙生三生發現，精虫乃由父母吸取各種元質以構成，當元質未成精虫時，乃是一種無生物，當然無生無氣，既是無生無氣，又何由有人形乎？此莊子所謂「查其始而本無生

。非徒無生也，而本无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无形之形當作人形解）元質未成精虫以前，則無生無氣。既成精虫以後，能弱肉強食，當然有一種生氣，有生氣之精虫，在母體中吸取母體養料，漸漸變成人形而出世。此莊子所謂「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也。然人由少而壯而老以至於死。當生之時，既是取各種元質以構成，及死後，依物質不滅之定律，仍將各種元質還於空中及土水中。一部分被動植物吸取，而構成動植物，又爲他人之食料。他部分則存於空氣中，又被人與動物吸收。可知元質在地球上，循環不已。此莊子所謂「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可見莊子已有物質循環及不滅之思想。不過當時科學未發明，莊子只有理想而無實驗，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只知人之生死相

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而不知人之組成，由養，輕，淡，鉀，磷等等元質組合而成耳。莊子又云：

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使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據郭象註，謂「物塊然而生，則塊然之體大矣」。其所謂塊然之體者，即今日所謂宇宙大氣之間是也。而「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使我以老，息我以死」。其意即謂人被元質造成後，生於世間，以至於死，將其元質還於土中與空中水中，皆大氣之作用也。莊子秋水篇中又云：「物量無窮」。物質循環不滅，故物量無窮。莊子又云：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逍遙遊）

郭象註，謂野馬爲遊氣。又謂天地間氣翳鬱似塵埃。則當日莊子之所

謂野馬塵埃，即今日之空氣是也。又謂「生物以息相吹」。則吹或是呼吸之謂。息卽生息。即是言人有生息，非呼吸空氣不可。又按今日植物學所載，動植物有互相密決之關係。植物吸炭吐養，動物吸養吐炭，以構成動植各項必要物質。夫動植物皆生物也。莊子謂生物以息相吹，即是動植互相交換氣體之謂。此二句不過十餘字，已包含有物理及動植互相關係之原理在其中。莊子又云：

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

此二句與物理學上「浮力」相符。船之浮於水上，水之浮力也。鳥展翼而能飛，空氣之浮力也。浮力者乃上壓力與下壓力之差也。水及空氣厚，則其上壓力大，上壓力減下壓力之差亦大，即其浮力大。故莊

子所謂「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猶云水淺則浮力小，不能支持大舟。「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猶云空氣稀薄，其浮力必小，亦不能支持大翼。不過當莊子時，不知風即空氣流動而生，且不知空氣爲淡養與他種少量氣體組合而成，乃以一個總名詞名之爲風耳。由此以觀，謂物理學上浮力之原理，發明於亞幾墨德司亦可，謂發明於莊子，亦未嘗不可。又云：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則萬世不竭。（天下）

凡物質依現在物理之分法，分至無限極小，而不可再分者，名曰分子。再依化學上之分法，將此分子分爲若干較分子小之體，名曰原子。莊子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則萬世不竭」，其意即謂只取一半，尙有一半，又再將此一半分爲一半之半，任分至若干細微，皆取之

不竭，莊子知凡物質皆可分至無限極小，蓋隱有物理上分子原理之思想。

